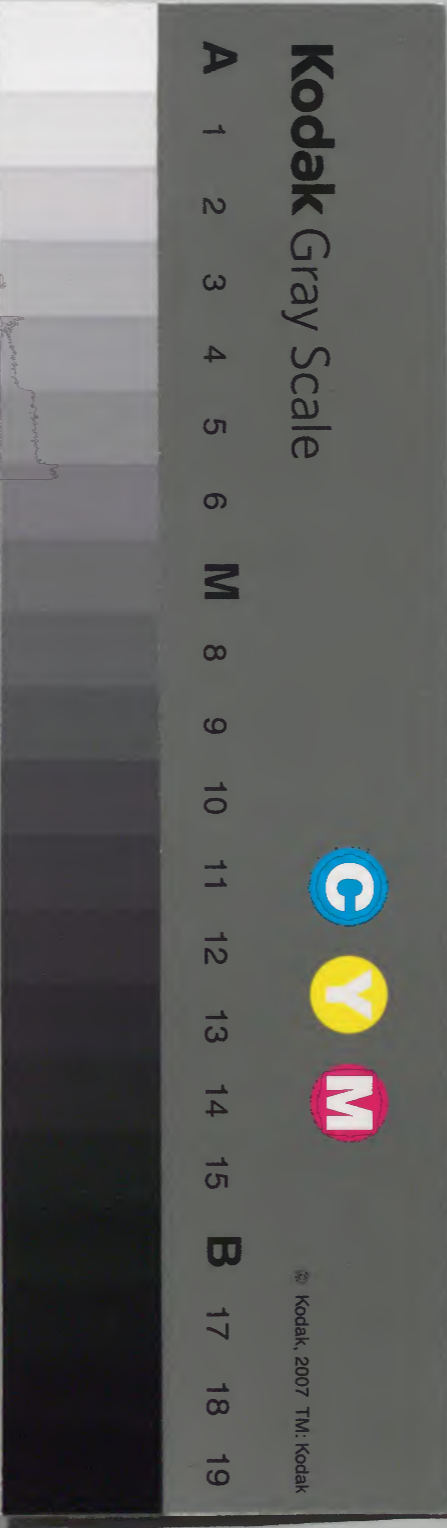


金史

卷六十三之六十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449)
函號	別 10 1



史卷六十三

列傳第一

淺草文庫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詔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都總裁脫脫

后妃上

始祖明懿皇后

德帝思皇后

安帝節皇后

獻祖恭靖皇后

昭祖威順皇后

景祖昭肅皇后

世祖簡翼皇后

肅宗靖宣皇后

穆宗貞惠皇后

康宗敬僖皇后

太祖聖穆皇后

太祖光懿皇后

太祖欽憲皇后

太祖宣獻皇后

太祖崇妃蕭氏

太宗欽仁皇后

熙宗悼平皇后

海陵嫡母徒單氏

海陵母大氏

后徒單氏 諸嬖附

古者天子娶后三國來媵皆有娣姪凡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所以正嫡妾廣繼嗣息妬忌防淫慝塞禍亂也后亡則媵為繼室各以其敘無三媵則娣姪繼室亦各以其敘繼室者治其內政不敢正其位號禮廟無兩祔

不並尊也魯成風始兩祔宋國三媵齊管氏三歸春秋皆譏之周禮內宰其屬則內小臣閭人寺人次之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典婦功典絲典枲內司服又次之昏義備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不與春秋周禮合後世因仍其說後宮遂至數千金代后不娶庶族甥舅之家有周姬齊姜之義國初諸妃皆無位號熙宗始有貴妃賢妃德妃之號海陵淫嬖後宮寢多元妃姝妃惠妃貴妃賢妃宸妃麗妃淑妃德妃昭妃温妃柔妃凡十二位大定後宮簡少明昌以後太備內官制度諸妃視正一品比三夫人昭儀昭容昭媛

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視正二品比九嬪婕妤
九人視正三品美人九人視正四品才人九人視正五
品比二十七世婦寶林二十七人視正六品御女二十
七人視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視正八品比八十一御
妻又有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皆內官也太祖
嫡后聖穆生景宣光懿生宗幹有定策功欽憲有保佑
之功故自熙宗時聖穆光懿欽憲皆祔宣獻生睿宗大
定祔焉故太祖廟祔四后睿世顯宣皆祔兩后惟太宗
景宣熙宗章宗室祔一后貞慈光獻昭聖雖庶姓皆以
子貴宣宗冊溫敦氏乃賜姓變古甚矣故自初起至于

國亡列其世次著其族里可考鑒焉其無與於世道者
置不錄

始祖胡懿皇后完顏部人年六十餘嫁始祖天會十五
年追諡

德帝思皇后不知何部人天會十五年追諡
安帝節皇后不知何部人天會十五年追諡

獻祖恭靖皇后不知何部人天會十五年追諡

昭祖威順皇后徒單氏諱烏古論都葛活刺渾水敵魯
鄉徒單部人其父拔炭都魯海后性剛毅人莫敢以爲
室獻祖將爲昭祖娶婦曰此子勇斷異常柔弱之女不

可以爲配乃爲昭祖妻天會十五年追謚

景祖昭肅皇后唐括氏帥水隈鴉村唐括部人諱多保
眞父石批德撒骨只巫者也后有識度在父母家好待
賓客父母出則多置酒饌享隣里迨于行旅景祖飲食過
人時人名之活羅解在景祖紀昭祖曰儉嗇之女吝惜
酒食不可以配烏古廼聞后性度如是乃娶焉遼使同
幹來伐五國蒲聶部景祖使后與劾孫爲質於拔乙門
而與同幹襲取之遼主以景祖爲節度使后雖喜賓客
而自不飲酒景祖與客飲后專聽之翌日枚數其所
爲無一不中其繁肯有醉而喧呶者輒自歌以釋其忿

爭軍中有被笞罰者每以酒食慰諭之景祖行部輒與
偕行政事獄訟皆與決焉景祖沒後世祖兄弟凡用兵
皆稟於后而後行勝負皆有懲勸農月親謀耕耘刈穫
遠則乘馬近則策杖勤於事者勉之晏出蚤休者訓勵
之后往邑屯村世祖肅宗皆從會桓被散達偕來是時
已有隙被酒語相侵不能平遂舉刃相向后起兩執其
手謂桓被散達曰汝等皆吾夫時舊人柰何一旦遽忘
吾夫之恩與小兒子輩忿爭乎因自作歌桓被散達怒
乃解其後桓被兄弟起兵來攻當是時肅宗先已再失
利矣世祖已退爲春兵與桓被戰于北隘甸部人失束

金史卷六十三 列傳 四
寬逃歸袒甲而至告后曰軍敗矣后方憂懣會康宗來
報捷后乃喜既而桓斌散達皆降后不妬忌闕畧女工
能輯睦宗族當時以爲有丈夫之度云天會十五年追
諡

世祖簡翼皇后拏懶氏大安元年癸酉歲卒天會十五
年追諡

肅宗靖宣皇后蒲察氏太祖將舉兵入告于后后曰汝
邦家之長見可則行吾老矣無貽我憂汝亦必不至是
太祖奉觴爲壽卽奉后出門酹酒禱天后命太祖正坐
號令諸將自是太祖每出師還輒率諸將上謁獻所俘

獲天會十五年追諡

穆宗貞惠皇后烏古論氏天會十五年追諡

康宗敬僖皇后唐括氏天會十五年追諡

太祖聖穆皇后唐括氏天會十三年追諡仍贈后父留
速太尉榮國公祖迭胡本司徒英國公會祖劾廼司空
溫國公

太祖光懿皇后裴滿氏天會十三年追諡

太祖欽憲皇后紇石烈氏天會十三年尊爲太皇太后
宮號慶元十四年正月己巳崩熙宗朝于慶元宮然後
御乾元殿受羣臣賀是月丁丑崩于慶元宮二月癸卯

祔葬睿陵

太祖宣獻皇后僕散氏睿宗母也天會十三年追冊曰德妃大定元年追諡

崇妃蕭氏熙宗時封貴妃天德二年正月封元妃是月尊封太妃海陵母大氏事蕭氏甚謹海陵篡立尊大氏爲皇太后居永寧宮每有宴集太妃坐上坐大氏執婦禮海陵積不能平及殺宗義等誣太妃以隱惡殺之併殺所生子任王隈喝大定十九年詔改葬太宗正丞宗安監護葬事遣使致祭上欲復太妃舊號下禮官議前代稱太妃者皆以子貴古者入稱后繫夫在朝稱太繫

子與今蕭妃事不同恐不得稱太止當追封妃號詔從之乃封崇妃云

太宗欽仁皇后唐括氏熙宗卽位與太祖欽憲皇后俱尊爲太皇太后號明德宮贈后父阿魯朮太尉宋國公祖實匹司徒英國公會祖阿魯瑣司空溫國公十四年正月己巳朔上朝兩宮太后然後御乾元殿受賀自後歲以爲常皇統元年上自燕京還京師朝謁于明德宮明年上如天開殿皇子生使使馳報太后太后至天開殿上與皇后親迎之二年崩于明德宮諡曰欽仁皇后祔葬恭陵

熙宗悼平皇后裴滿氏熙宗卽位封貴妃天眷元年立
爲皇后父忽達拜太尉贈曾祖斜也司空祖鶻沙司徒
皇統元年熙宗受尊號冊爲慈明恭孝順德皇后二年
太子濟安生是歲熙宗年二十四喜甚乃肆赦告天地
宗廟彌月冊爲皇太子未一歲薨熙宗在位宗翰宗幹
宗弼相繼秉政帝臨朝端默雖初年國家多事而廟筭
制勝齊國就廢宋人請臣吏清政簡百姓樂業宗弼旣
沒舊臣亦多物故后干預政事無所忌憚朝官往往因
之以取宰相濟安薨後數年繼嗣不立后頗掣制熙宗
熙宗內不能平因無聊縱酒酣怒手刃殺人左丞相亮
生日上遣太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后
亦附賜生日禮物熙宗聞之怒遂杖與國而奪回所賜
海陵本懷覬覦因之疑畏愈甚薰墻之變從此萌矣近
侍高壽星隨例遷屯燕南入訴於后后激怒熙宗殺左
司郎中三合杖平章政事秉德而壽星竟得不遷秉德
唐括辯之姦謀起焉海陵乘之以成逆亂之計久之熙
宗積怒遂殺后而納胙王常勝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
德妃烏古論氏妃夾谷氏張氏裴滿氏明日熙宗遇弒
海陵已弒熙宗欲收人心以后死無罪降熙宗爲東昏
王追謚后爲悼皇后封后父忽達爲王大定間復熙宗

帝號加謚后爲悼平皇后祔葬思陵

海陵嫡母徒單氏宗幹之正室也徒單無子次室李氏生長子鄭王充次室大氏生三子長卽海陵庶人也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大氏事之甚謹相得歡甚徒單雖養充爲己子充與海陵俱爲熙宗宰相充嗜酒徒單常責怒之尤愛海陵海陵自以其母大氏與徒單嫡妾之分心常不安及弒熙宗徒單與太祖妃蕭氏聞之相顧愕然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徒單入宮見海陵不曾賀海陵銜之天德二年正月徒單與大氏俱尊爲皇太后徒單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天

德二年太后父蒲帶與大氏父俱贈太尉封王徒單太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爲壽徒單方與坐客語大氏跽者久之海陵怒而出明日召諸公主宗婦與太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爲不可海陵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邪自是嫌隙愈深天德四年海陵遷中都獨留徒單於上京徒單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中都常思念徒單太后謂海陵曰永壽宮待吾母子甚厚慎毋相忘也十二月十四日徒單氏生日海陵使秘書監納合椿年往上京爲太后上壽貞元元年大氏病篤恨不得一見臨終謂海陵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

偕來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宮當如事我三年右
丞相僕散師恭大宗正丞胡拔魯往上京奉遷山陵海
陵因命永壽宮太后與俱來繼使平章政事蕭玉迎祭
祖宗梓宮於廣寧海陵謂玉曰醫巫閭山多佳致祭奠
禮畢可奏太后於山水佳處遊覽及至沙流河海陵迎
謁梓宮遂謁見太后海陵命左右約杖二束自隨跪於
太后前謝罪曰亮不孝久闕溫清願太后痛笞之不然
且不安太后親扶起之叱約杖者使去太后曰今庶民
有克家子立百金之產尚且愛之不忍笞我有子如此
寧忍笞乎十月太后至中都海陵帥百官郊迎入居壽

康宮是日海陵及後宮宰臣以下奉觴上壽極歡而罷
海陵侍太后于宮中外極恭順太后坐起自扶掖之常
從輿輦徒行太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太
后亦以爲誠然及謀伐宋太后諫止之海陵心中益不
悅每謁太后還必忿怒人不知其所以及至汴京太后
居寧德宮太后使侍婢高福娘問海陵起居海陵幸之
因使伺太后動靜凡太后動止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
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告海陵及樞密使僕散師恭征
契丹撒八辭謁太后太后與師恭語久之大槩言國家
世居上京旣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興兵涉江淮

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契丹事復如此柰何福娘以告海陵海陵意謂太后以充爲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師恭將兵在外太后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翰林待制幹論尚衣局使虎特末武庫直長習失使殺太后于寧德宮命護衛高福辭勒蒲速幹以兵士四十人從且戒之曰汝等見太后但言有詔令太后跪受卽擊殺之勿令艱苦太后同乳妹安特多口必妄言當令速死及指名太后左右數人皆令殺之太后方樗蒲大懷忠等至今太后跪受詔太后愕然方下跪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等縊殺之年五十三并

殺安特及郡君白散阿魯瓦義察乳母南撒侍女阿斯幹里保寧德宮護衛溫迪罕查刺直長王家奴撒八小底忽沙等海陵命焚太后于宮中棄其骨於水并殺充之子檀奴阿里白元奴耶補兒逃匿歸于世宗自軍中召師恭還殺之及殺阿斯子孫撒八二子忽沙二子封高福娘爲鄖國夫人以特末哥爲澤州刺史海陵許福娘征南回以爲妃賜銀二千兩勅戒特末哥無酣酒毆福娘毆福娘必殺汝大定間諡徒單氏曰哀皇后自澤州械特末哥福娘至中都誅之其後貶海陵爲庶人宗幹去帝號復封遼王徒單氏降封遼王妃云

海陵母大氏天德二年正月與徒單氏俱尊爲皇太后
大氏居永寧宮會祖豎嗣贈司空祖臣寶贈司徒父昊
天贈太尉國公兄興國奴贈開府儀同三司衛國公十
一月昊天進封爲王三年正月十六日海陵生日宴宗
室百官於武德殿大氏懽甚飲盡醉明日海陵使中使
奏曰太后春秋高常日飲酒不過數杯昨見飲酒沉醉
兒爲天子固可樂若聖體不和則子心不安其樂安在
至樂在心不在酒也及遷中都永壽宮獨留上京大氏
常以爲言貞元元年四月大氏有疾詔以錢十萬貫求
方藥及病篤遺言海陵當善事永壽宮戊寅崩詔尚書

省應隨朝官至五月一日方治事中都自四月十九日
爲始禁樂一月外路自詔書到日後官司三日不治事
禁樂一月聲鐘七晝夜貞元三年大祥海陵率後宮奠
哭于叢宮海陵將遷山陵于大房山故大氏猶在叢宮
也九月太祖太宗德宗梓宮至中都尊諡曰慈憲皇后
海陵親行冊禮與德宗合葬于大房山升祔太廟大定
七年降封海陵太妃削去皇后諡號及宗幹降帝號封
遼王詔以徒單氏爲妃而大氏與順妃李氏寧妃蕭氏
文妃徒單氏並追降爲遼王夫人

廢帝海陵后徒單氏大師斜也之女初爲岐國妃天德

二年封爲惠妃九月立爲皇后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后生日百僚稱賀於武德殿久之海陵後宮寢多后寵
頗衰希得進見沈璋妻張氏嘗爲光英保母耶律徹在
北京與海陵游從海陵使璋妻及徹妻侯氏入宮侍后
徹本名神涅負官錢二千六百餘萬海陵皆免之正隆
六年海陵幸南京六月癸亥左丞相張浩率百官迎謁
海陵備法駕乘玉輅與后及太子光英共載而入海陵
伐宋后與光英居守海陵遇害陀滿訛里也殺光英于
泮后至中都居于海陵毋大氏故宮頃之世宗憐其無
依詔歸父母家于上京歲賜錢二千貫奴婢皆給官廩

天定十年卒

海陵爲人善飾詐初爲宰相妾媵不過三數八及踐大
位逞欲無厭後宮諸妃十二位又有昭儀至充媛九位
婕妤美人才人三位殿直最下其他不可舉數初卽位
封歧國妃徒單氏爲惠妃後爲皇后第二娘子大氏封
貴妃第三娘子蕭氏封昭容耶律氏封脩容其後貴妃
大氏進封惠妃貞元元年進封姝妃正隆二年進封元
妃昭容蕭氏天德二年特封淑妃貞元二年進封宸妃
修容耶律氏天德四年進昭媛貞元元年進昭儀三年
進封麗妃卽位之初後宮止此三人尊卑之敘等威之

辨若有可觀者及其侈心既萌淫肆盡惑不可復振矣
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氏駙馬都尉沒里野女初嫁宗盤
子阿虎迭阿虎迭誅再嫁宗室南家南家死是時南家
父突葛速爲元帥都監在南京海陵亦從梁王宗弼在
南京欲取阿里虎突葛速不從遂止及篡位方三日詔
遣阿里虎歸父母家閱兩月以婚禮納之數月特封賢
妃再封昭妃阿里虎嗜酒海陵責讓之不聽由是寵衰
昭妃初嫁阿虎迭生女重節海陵與重節亂阿里虎怒
重節批其頰頗有詆訾之言海陵聞之愈不悅阿里虎
以衣服遺前夫之子海陵將殺之徒輩后率諸妃嬪求

哀乃得免凡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號假厮兒
有勝哥者阿里虎與之同卧起如夫婦厨婢三娘以告
海陵海陵不以爲過惟戒阿里虎勿笞箠三娘阿里虎
榜殺之海陵聞昭妃閣有死者意度是三娘曰若果爾
吾必殺阿里虎問之果然是月光英生月海陵私忌不
行戮阿里虎聞海陵將殺之也卽不食口焚香禱祝冀
脫死逾月阿里虎已委頓不知所爲海陵使人益殺之
併殺侍婢擊三娘者

貴妃定哥姓唐括氏有容色崇義節度使烏帶之妻海
陵舊嘗有私侍婢貴哥與知之烏帶在鎮每遇元會生

辰使家奴葛魯葛溫詣闕上壽定哥亦使貴哥候問海陵及兩宮太后起居海陵因貴哥傳語定哥曰自古天子亦有兩后者能殺汝夫以從我乎貴哥歸具以海陵言告定哥定哥曰少時醜惡事已可耻令兒女已成立豈可爲此海陵聞之使謂定哥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乃以子烏荅補爲辭曰彼常侍其父不得便海陵卽召烏荅補爲符寶祗候定哥曰事不可止矣因烏帶醉酒令葛溫葛魯殺烏帶天德四年七月也海陵聞烏帶死詐爲哀傷已葬烏帶卽納定哥宮中爲娘子貞元元年封爲貴妃大愛幸許以爲后每同

登遊瑤池諸妃步從之海陵嬖寵愈多定哥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海陵與他妃同輦從樓下過定哥望見號呼求去詛罵海陵海陵陽爲不聞而去定哥自其夫時與家奴閻乞兒通嘗以衣服遺乞兒及爲貴妃乞兒以妃家舊人給事本位定哥旣怨海陵疎已欲復與乞兒通有比丘尼三人出入宮中定哥使比丘尼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乞兒識其意笑曰如今日富貴忘我耶定哥欲以計納乞兒宮中恐閹者索之乃令侍兒以大篋盛褻衣其中遣人載之入宮閹者索之見篋中皆褻衣固已悔懼定哥使人詰責閹者曰我天子妃親體

之衣爾固翫視何也我且奏之闈者惶恐曰死罪請後
不敢定哥乃使人以篋盛乞兒載入宮中闈者果不敢
復索乞兒入宮十餘日使衣婦人衣雜諸宮婢抵暮遣
出貴哥以告海陵定哥縊死乞兒及比丘尼三人皆伏
誅封貴哥莘國夫人初海陵既使定哥殺其夫烏帶使
小底藥師奴傳旨定哥告以納之之意藥師奴知定哥
與閻乞兒有姦定哥以奴婢十八口賂藥師奴使無言
與乞兒私事定哥敗杖藥師奴百五十先是藥師奴嘗
盜玉帶當死海陵釋其罪逐去及遷中都復召爲小底
及藥師奴既以匿定哥姦事被杖後與秘書監文俱與
靈壽縣主有姦文杖二百除名藥師奴當斬海陵欲杖
之謂近臣曰藥師奴於朕有功再杖之卽死矣丞相李
暹等執奏藥師奴於法不可恕遂伏誅海陵以葛温葛
魯爲護衛葛温累官常安縣令葛魯累官襄城縣令大
定初皆除名

麗妃石哥者定哥之妹秘書監文之妻也海陵私之欲
納宮中乃使文庶母按都瓜主文家海陵謂按都瓜曰
必出而婦不然我將別有所行按都瓜以語文文難之
按都瓜曰上謂別有所行是欲殺汝也豈以一妻殺其
身乎文不得已與石哥相持慟哭而訣是時海陵遷都

至中京遣石哥至中都俱納之海陵召文至便殿使石哥穢談戲文以爲笑定哥死遣石哥出宮不數日復召入封爲修容貞元三年進昭儀正隆元年進封柔妃二年進麗妃

柔妃彌勒姓耶律氏天德二年使禮部侍郎蕭拱取之工汴過燕京拱父仲恭爲燕京留守見彌勒身形非若處女者歎曰上必以疑殺拱矣及入宮果非處女明日遣出宮海陵心疑蕭拱竟致之死彌勒出宮數月復召入封爲充媛封其母張氏莘國夫人伯母蘭陵郡君蕭氏爲鞏國夫人蕭拱妻擇特懶彌勒女兄也海陵既奪

文妻石哥却以擇特懶妻文旣而詭以彌勒之召召擇特懶入宮亂之其後彌勒進封柔妃云

昭妃阿懶海陵叔曹國王宗敏妻也海陵殺宗敏而納阿懶宮中貞元元年封爲昭妃大臣奏宗敏屬近尊行不可乃令出宮修儀高氏秉德弟乂里妻也海陵殺諸宗室釋其婦女宗本子莎魯刺妻宗固子胡里刺妻胡失來妻及乂里妻皆欲納之宮中諷宰相奏請行之使徒單貞諷蕭裕曰朕嗣續未廣此黨人婦女有朕中外親納之宮中何如裕曰近殺宗室中外異議紛紜柰何復爲此邪海陵曰吾固知裕不肯從乃使貞自以已意

諷裕必欲裕等請其事貞謂裕曰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將成疾矣裕曰必不肯已唯上釋焉貞曰必欲公等白之裕不得已乃具奏遂納之未幾封高氏爲修儀加其父高耶魯瓦輔國上將軍母完顏氏封密國夫人高氏以家事訴於海陵海陵自熙宗時見悼后干政心惡之故自卽位不使母后得預政事於是遣高氏還父母家詔尚書省凡后妃有請于宰相者收其使以聞

昭媛察八姓耶律氏嘗許嫁奚人蕭堂古帶海陵納之封爲昭媛堂古帶爲護衛察八使侍女習撚以軟金鶴鶉袋數枚遺之事覺是時堂古帶謁告在河間驛召問之堂古帶以實對海陵釋其罪海陵登寶昌門樓以察八徇諸后妃手刃擊之墮門下死并誅侍女習撚

壽寧縣主什古宋王宗望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撚梁王宗弼女也師姑兒宗雋女也皆從姊妹混同郡君莎里古真及其妹餘都太傅宗本女也再從姊妹郝國夫人董節宗盤女孫再從兄之女及母大氏表兄張定安妻柰刺忽麗妃妹蒲魯胡只皆有夫唯什古喪夫海陵無所忌恥使高師姑內哥阿古等傳達言語皆與之私凡妃主宗婦嘗私之者皆分屬諸妃出入位下柰刺忽出入元妃位蒲魯胡只出入麗妃位莎里古真餘都

出入貴妃位什古重節出入昭妃位蒲刺師姑兒出入
淑妃位海陵使內哥召什古先於暖位小殿置琴阮其
中然後召之什古已色衰常譏其衰老以爲笑唯習然
莎里古真最寵恃勢笞決其夫海陵使習然夫稍喝揮
護衛直宿莎里古真夫撒速近侍局直宿謂撒速曰爾
妻年少遇爾直宿不可令宿於家常令宿於妃位每召
入必親伺候廊下立文則坐於高師姑膝上高師姑曰
天子何勞苦如此海陵曰我固以天子爲易得耳此等
期會難得乃可貴也每於臥內遍設地衣褌逐以爲戲
莎里古真在外爲淫迭海陵聞之大怒謂莎里古真曰
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似
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過於我者乎怒甚氣咽
不能言少頃乃撫慰之曰無謂我聞知便爾慚慙遇燕
會當行立自如無爲衆所測度也恐致非笑後亦屢召
入焉餘都牌印鬆古刺妻也海陵嘗曰餘都貌雖不揚
而肌膚潔白可愛蒲刺進封壽康公主什古進封昭寧
公主莎里古真進封壽陽縣王重節進封蓬萊縣王重
節卽昭妃蒲察氏所生蒲察怒重節與海陵淫批其頰
海陵怒蒲察氏終殺之者也
凡宮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海陵欲率意幸之盡

遣其夫往土京婦人皆不聽出外常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婦人必使奏樂撤其帟帳或使人說淫穢語於其前嘗幸室女不得遂使元妃以手左右之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或令人效其形狀以為笑凡坐中有嬪御海陵必自擲一物於地使近侍環視之他視者殺誠宮中給使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者刖其目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者死告者賞錢二百萬男女倉猝誤相觸先聲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女使闢懶有夫在外海陵封以縣君欲幸之惡其有娠

飲以麝香水躬自採拉其腹欲墮其胎闢懶乞哀欲全性命苟得乳免當不舉海陵不顧竟墮其胎蒲察阿虎送女義察海陵姊慶宜公主所生嫁秉德之弟特里秉德誅當連坐太后使梧桐請于海陵由是得免海陵白太后欲納義察太后曰是兒始生先帝親抱至吾家養之至于成人帝雖舅猶父也不可其後嫁宗室安達海之子乙刺補海陵數使人諷乙刺補出之因而納之義察與完顏守誠有姦守誠本名邊里來事覺海陵殺守誠太后為義察求哀乃釋之義察家奴告義察語涉不道海陵自臨問責義察曰汝以守誠死詈我邪遂殺之

同判大宗正阿虎里妻蒲速碗元妃之妹因入見元妃
海陵逼淫之蒲速碗自是不復入宮世宗為濟南尹海
陵召夫人烏林荅氏夫人謂世宗曰我不行上必殺王
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夫人行至良鄉自殺是以世宗
在位二十九年不復立后焉

金史

卷六十三終

金史卷六十四

列傳第二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都總裁脫脫修

后妃下

睿宗欽慈皇后

睿宗貞懿皇后

世宗昭德皇后

世宗元妃張氏

世宗元妃李氏

顯宗孝懿皇后

顯宗昭聖皇后

章宗欽懷皇后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金史卷六十四

列傳

七

章宗元妃李氏

衛紹王后徒單氏

宣宗皇后王氏

宣宗明惠皇后

哀宗徒單皇后

睿宗欽慈皇后蒲察氏睿宗元配后之母太祖之妹也
睿宗爲左副元帥天會十三年薨追封潞王后封潞王
妃皇統六年進號冀國王妃天德間進國號正隆例親
王止封一字王睿宗封許王后封許王妃世宗卽位睿
宗升祔追諡欽慈皇后贈后曾祖賽補司空韓國公祖
蒲刺司徒鄭國公父按補太尉曹國公大定二年祔葬
景陵世宗嘗曰今之女直不比前輩雖親戚世敘亦不

能知其詳太后之母太祖之妹人亦不能知也謂宗敘
曰亦是卿父譚王之妹知之乎宗敘曰臣不能知也上
曰父之妹且不知其如疎遠何十九年后族人勸農使
莎魯窩請致仕宰相以莎魯窩未嘗歷外請除一外官
以均勞佚上曰莎魯窩不閑政事不可使治民雖太后
戚屬富貴之可也不聽

貞懿皇后李氏世宗母遼陽人父雛訛只仕遼官至桂
州觀察使天輔間選東京士族女子有姿德者赴上京
后入睿宗邸七年世宗生天會十二年睿宗薨世宗時
年十三后教之有義方嘗密謂所親曰吾兒有奇相貴

不可言居上京內治謹嚴減獲皆守規矩衣服飲食器
皿無不精潔敦睦親族周給貧乏宗室中甚敬之后性
明敏剛正有決容貌端整言不妄發舊俗婦女寡居宗
族接續之后乃祝髮爲比丘尼號通慧圓明大師賜紫
衣歸遼陽營建清安禪寺別爲尼院居之貞元三年世
宗爲東京留守正隆六年五月后卒世宗哀毀過禮以
喪去官未幾起復爲留守是歲十月后弟李石定策世
宗卽位于東京尊諡爲貞懿皇后其寢園曰孝寧宮大
定二年改葬睿宗於景陵初后自建浮圖于遼陽是爲
垂慶寺臨終謂世宗曰鄉土之念人情所同吾已用浮
屠法置塔于此不必合葬也我死毋忘此言世宗深念
遺命乃卽東京清安寺建神御殿詔有司增大舊塔起
奉慈殿於塔前勅禮部尚書王兢爲塔銘以敘其意贈
后曾祖參君司空潞國公祖波司徒衛國公父雛訛只
太尉隋國公四年封后妹爲邢國夫人賜銀千兩錦綺
二十端絹五百匹九年神御殿名曰報德殿詔翰林學
士張景仁作清安寺碑其文不稱旨詔左丞石琚共修
之十三年東京垂慶寺起神御殿寺地褊狹詔買傍近
民地優與其直不願鬻者以官地易之二十四年世宗
至東京幸清安垂慶寺

世宗昭德皇后烏林荅氏其先居海羅伊河世爲烏林
荅部長率部族來歸居上京與本朝爲婚姻家會祖勝
管康宗時累使高麗父石止黑騎射絕倫從太祖伐遼
領行軍猛安雖在行伍間不嗜殺人以功授世襲謀克
爲東京留守后聰敏孝慈容儀整肅在父母家宗族皆
敬重之旣歸世宗事舅姑孝謹治家有敘甚得婦道睿
宗伐宋得白玉帶蓋帝王之服御也睿宗沒後世宗寶
畜之后謂世宗曰此非王邸所宜有也當獻之天子世
宗以爲然獻之熙宗於是悼后大喜熙宗晚年頗酒醕
獨於世宗無間然海陵篡立深忌宗室烏帶譜秉德以
爲意在葛王秉德誅死后勸世宗多獻珍異以說其心
如故遼骨睹犀佩刀吐鶻良玉茶器之類皆奇寶也海
陵以世宗恭順畏已由是忌刻之心頗解后不如忌爲
世宗擇後房廣繼嗣雖顯宗生後而此心不移后嘗有
疾世宗爲視醫藥數日不離去后曰大王視妾過厚其
知者以爲視疾不知者必有專妬之嫌又曰婦道以正
家爲大第恐德薄無補內治安能効嬪妾所爲惟欲已
厚也世宗在濟南海陵召后来中都后念若身死濟南
海陵必殺世宗惟奉詔去濟南而死世宗可以免謂世
宗曰我當自勉不可累大王也召王府臣僕張謹言論

之曰汝王之腹心人也爲我禱諸東嶽我不負王使皇
天后土明鑒我心召家人謂之曰我自初年爲婦以至
今日未嘗見王有違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疑者皆奴
僕不良傲恨其主以誣陷之耳汝等皆先國王時舊人
當念舊恩無或妄圖也違此言者我死後於冥中觀汝
所爲衆皆泣下后旣離濟南從行者知后必不肯見海
陵將自爲之所防護甚謹行至良鄉去中都七十里從
行者防之稍緩后得間卽自殺海陵猶疑世宗教之使
然世宗自濟南改西京留守過良鄉使魯國公主葬后
于宛平縣土魯原大定二年追冊爲昭德皇后立別廟

則三代曾祖勝管司空徐國公會祖母完顏氏徐國夫
人祖木思黑司徒代國公祖母完顏氏代國夫人父石
正黑太尉潘國公母完顏氏潘國夫人勅有司改葬命
皇太子致奠以后兄暉子天錫爲太尉石正黑後授世
襲猛安上謂天錫曰朕四五歲時與皇后定婚乃祖太
尉置朕于膝上曰吾壻七人此壻最幼後來必大吾門
今卜葬有期疇昔之言驗矣六年利涉軍節度副使烏
林荅鈔兀捕逃軍受賊當死有司奏鈔兀后大功親當
議詔論如法八年七月章宗生世宗喜甚謂顯宗曰得
社稷冢嗣朕樂何極此皇后貽爾以陰德也十年十月

將改葬太尉石土黑有司奏禮儀援唐葬太尉李良器
司徒馬燧故事百官假服送至都門外五里土日前改
葬太后父母未嘗用此故事但以本朝禮改葬之惟親
戚皆送詔皇太子臨奠十一年皇太子生日世宗宴於
東宮酒酣命豫國公主起舞上流涕曰此女之母皇后
婦道至矣朕所以不立中宮者念皇后之德今無其比
故也十二年四月立皇后別廟于太廟東北隅是歲五
月車駕幸土魯原致奠十九年改卜于大房山十一月
甲寅皇后梓宮至近郊百官奉迎乙卯車駕如楊村致
祭丙辰上登車送哭之慟戊午奉安于磐寧宮庚申葬
于坤厚陵諸妃祔焉二十九年祔葬興陵章宗時有司
奏太祖諡有昭德字改諡明德皇后

元妃張氏父玄微母高氏與世宗母貞懿皇后葭蓂親
世宗納爲次室生趙王永中而張氏卒大定二年追封
宸妃是歲十月追進惠妃十九年追進元妃大定二十
五年皇太子薨永中於諸子最長而世宗與徒單克寧
議立章宗爲太孫世宗嘗曰克寧與永中有親而建議
立太孫真社稷臣也尚書左丞汝弼者玄微子永中母
舅汝弼妻高陀幹屢以邪言怵永中畫元妃像朝夕事
之覬望徼福及挾左道明昌二年高陀幹誅死事連汝

金史卷六十四 列傳 六
弼及永中汝弼以死後事覺得不追削官爵而章宗心
疑永中累年不釋諫官賈守謙路鐸上疏欲寬解上意
章宗愈不悅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持其事不肯決章宗
怒守貞罷知濟南府諸諫官皆斥外賜永中死金代外
戚之禍惟張氏云

元妃李氏南陽郡王李石女生鄭王允蹈衛紹王允濟
潞王允德豫王允成母昭儀梁氏早卒上命允成爲妃
養子大定元年封賢妃二年進封貴妃七年進封元妃
世宗卽位感念昭德皇后不復立后嘗曰朕所以不復
立后者今後宮無皇后之賢故也元妃下皇后一等在

諸妃上石有定策功世宗厚賞而深制之寵以尚書令
之位而責成左右丞相以下妃雖貴不得預政宮壺無
事大定二十一年二月上如春水次長春宮戊子妃以
疾薨詔允成允蹈允濟允德皆服衰經居喪已丑皇太
子及扈從臣僚奉慰于芳明殿辛卯留守官平章政事
唐括安禮曹王允功等上表奉慰御史中丞張九思提
控殯事少府監左光慶大興少尹王脩典領鹵簿儀仗
宮籍監別治殯所還殯京師乙未入自崇智門百官郊
迎親戚迎奠道路殯于興德宮西位別室庚子上至京
師幸興德宮致奠比葬三致奠焉詔平章政事烏古論

元忠監護葬事癸未啓藪上輟朝皇太子親王宗戚百官送葬甲申葬於海王莊丙戌上如海王莊燒飯二十八年九月與賢妃石抹氏德妃徒單氏柔妃大氏俱陪葬于坤厚陵衛紹王卽位追諡光獻皇后贈妃弟獻可特進貞祐三年九月崩皇后號

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其先忒里闌刺人也會祖抄從太祖取遼有功命以所部爲猛安世襲之祖婆盧火以戰功多累官開府儀同三司贈司徒齊國公父貞尚遼王宗幹女梁國公主加駙馬都尉贈太師廣平郡王后以皇統七年生於遼陽母夢神人授以寶珠光焰滿室既寤而生紅光燭于庭后性莊重寡言父母嘗令總家事細大畢辦諸男不及也世宗初卽位貞爲御史大夫自南京馳見世宗喜謂之曰卿雖廢主腹心臣然未嘗助彼爲虐况卿家法可尚其以卿女爲朕子妃及顯宗爲皇太子大定四年九月備禮親迎於貞第世宗臨宴盡歡而罷是年十一月顯宗生辰初封爲皇太子妃八年七月上遣宣徽使移刺神獨幹以名馬寶刀御饌賜太子及妃仍諭之曰妃今臨蓐願平安得雄有慶之後宜以此刀寘左右旣而皇孫生是爲章宗時上幸金蓮川次冰井翌日上臨幸撫視宴甚歡又賜御服佩刀等

物謂顯宗曰祖宗積慶且皇后陰德至厚而有今日社稷之洪福也又謂李石紇石烈志寧曰朕諸子雖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而已今幸得嫡孫觀其骨相不凡又生麻達葛山山勢銜氣清朕甚嘉之因以山名爲章宗小字后素謙謹每畏其家世崇寵見父母流涕而言曰高明之家古人所忌願善自保持其後家果以海陵事敗蓋其遠慮如此世宗嘗謂諸王妃公主曰皇太子妃容止合度服飾得中爾等當法效之章宗卽位尊爲皇太后更所居仁壽宮名曰隆慶宮詔有司歲奉金千兩銀五千兩重幣五百端絹二千疋綿二萬兩布五百疋

錢五萬貫他所應用內庫奉之母拘其數上月或五朝六朝而后愈加敬儉見諸大長公主禮如平時惇睦九族恩紀皆洽尤惡聞人過諛佞之言無所得入恕以容物未嘗見喜愠然御下公平雖至親無所阿徇嘗誡諸姪曰皇帝以我故乃推恩外家當盡忠圖報勿謂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小惡爲無傷而弗去母藉吾之貴輒肆非違以干國家常憲一日妹弁國夫人嫂涇國夫人等侍側因諭之曰爾家累素重且非豐厚宜節約財用勿以吾爲可恃吾受天下之養豈有所私積哉况財用者天下之財用也吾終不能多取以富爾之私室家人有

以玉盃進者却之且曰貴異物而殫財用非我所欲也
況我之賜予有度今爾以此爲獻何以自給徒費汝財
我實無用後勿復爾明昌元年禮官議以五月奉上冊
寶后弗許上屢爲之請后曰今世宗服未終遽衣錦繡
佩珠玉於禮何安當俟服闋行之上諭有司曰太后執
意甚堅其待來年明昌二年正月崩於隆慶宮年四十
五諡曰孝懿祔葬裕陵后好詩書尤喜老莊學純淡清
懿造次必於禮逮嬪御以和平其有生子而母亡者視
之如已所生慈訓無間上時問安見事有未當者必加
之嚴誠云

聖皇后劉氏遼陽人天眷二年九月己亥夜后家若
見有黃衣女子入其母室中者俄頃后生性聰慧凡字
過日不忘初讀孝經旬日終卷最喜佛書世宗爲東京
留守因擊毬見而奇之使見貞懿皇后于府中進退閑
雅無恣睢之色大定元年選入東宮時年二十三三年
三月十三日宣宗生是日大雨震電后驚悸得疾尋卒
承安五年贈裕陵昭華宣宗卽位追尊爲皇太后升祔
顯宗廟追諡昭聖皇后

章宗欽懷皇后蒲察氏上京路曷速河人也會祖太神
國祔有功累階光祿大夫贈司空應國公祖阿胡迭官

至特進贈司徒譙國公父鼎壽尚熙宗鄭國公主授駙
馬都尉中都路昏得渾山猛安曷速木單世襲謀克累
官至金吾衛上將軍贈太尉越國公后之始生有紅光
被體移時不退就養於媿冀國公主既長孝謹如事所
生大定二十三年章宗爲金源郡王行納采禮世宗遣
近侍局使徒單懷忠就賜金百兩銀千兩廐馬六匹重
綵三十端拜命間慶雲見于日側觀者異之是年十一
月備禮親迎詔親王宰執三品已上官及命婦會禮封
金源郡王夫人後進封妃崩后性淑明風儀粹穆知讀
書爲文帝卽位遂加追冊仍詔告中外奉安神主于坤

宮歲時致祭大安初祔葬于道陵

元妃李氏師兒其家自有罪没入宮籍監父湘母王珍兒
皆微賤大定末以監尸女子入宮是時宮教張建教宮
中師兒與諸宮女皆從之學故事宮教以青紗隔障蔽
內外宮教居障外諸宮女居障內不得面見有不識字
及問義皆自障內映紗指字請問宮教自障外口說教
之諸女子中惟師兒易爲領解建不知其誰但識其音
聲清亮章宗嘗問建宮教中女子誰可教者建對曰就
中聲音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以建言求得之宦者梁道
譽師兒才美勸章宗納之章宗好文辭妃性慧黠能作

字知文義尤善伺候顏色迎合旨意遂大愛幸明昌四年封爲昭容明年進封淑妃父湘追贈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隴西郡公祖父會祖父皆追贈兄喜兒舊嘗爲盜與弟鐵哥皆擢顯近勢傾朝廷風采動四方射利競進之徒爭趨走其門帝京李炳中山李著與通譖系超取顯美胥持國附依以致宰相怙財固位上下紛然知其姦蠹不敢擊之雖擊之莫能去也紇石烈執中貪復不法章宗知其跋扈而屢斥屢起終亂天下自欽懷皇后沒世中宮虛位文章宗意屬李氏而國朝故事皆徒單唐括蒲察拏懶僕散紇石烈烏林荅烏古論諸部

長之家世爲姻婚娶后尚主而李氏微甚至章宗果欲立之大臣固執不從臺諫以爲言帝不得已進封爲元妃而勢位熏赫與皇后侔矣一日章宗宴宮中優人璿瑁頭者戲于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鳳皇見乎其人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若嚮上飛則風雨順時嚮下飛則五穀豐登嚮外飛則四國來朝嚮裏飛則加官進祿上笑而罷欽懷后及妃姬嘗有子或二三歲或數月輒夭承安五年帝以繼嗣未立禱祀太廟山陵少府監張汝猷因轉對奏皇嗣未立乞聖主親行祀事之後遣近臣詣諸岳觀廟祈

禱詔司空襄往亳州禱太清宮既而止之遣刑部員外
 郎完顏匡往焉泰和二年八月丁酉元妃生皇子忒隣
 羣臣上表稱賀宴五品以上于神龍殿六品以下宴于
 東廡下詔平章政事徒單鎰報謝太廟右丞完顏匡報
 謝山陵使使亳州報謝太清宮既彌月詔賜名封為葛
 王葛王世宗初封大定後不以封臣下由是二等國號
 無葛尚書省奏請於瀛王下附葛國號上從之十二月
 癸酉忒隣生滿三月勅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于玄
 真觀為忒隣祈福丁丑御慶和殿浴皇子詔百官用元
 旦禮儀進酒稱賀五品以上進禮物生凡二歲而薨兄

喜兒累官宣徽使安國軍節度使弟鐵哥累官近侍局
 使少府監至大定八年承御曹氏及范氏皆有娠未及
 乳月章宗已得嗽疾頗困是時衛王未濟自武定軍來
 朝章宗於父兄中最愛衛王欲使繼體立之語在衛紹
 王紀衛王朝辭是日章宗力疾與之擊毬謂衛王曰叔
 王不欲作主人遽欲去邪元妃在傍謂帝曰此非輕言
 者十一月乙卯章宗大漸衛王未發元妃與黃門李新
 喜議立衛王使內侍潘守恒召之守恒頗知書識大體
 謂元妃曰此大事當與大臣議迺使守恒召平章政事
 完顏匡匡顯宗侍讀最為舊臣有征伐功故獨召之匡

至遂與定策立衛王丙辰章宗崩遺詔皇叔衛王卽皇
帝位詔曰朕之內人見有娠者兩位如其中有男當立
爲儲貳如皆是男子擇可立者立之衛紹王卽位大安
元年二月詔曰章宗皇帝以天下重器畀于眇躬遺旨
謂掖庭內人有娠者兩位如得男則立爲儲貳申諭多
方皎如天日朕雖涼菲實受付託思克副於遺意每曲
爲之盡心擇靜舍以俾居遣懿親而守視欽懷皇后母
鄭國公主及乳母蕭國夫人晝夜不離昨聞有爽於安
養已用軫憂而弗寧爰命大臣專爲調護今者平章政
事僕散端左丞孫卽康奏言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

乳今則已出三月來事未可度知范氏產期合在正月
而太醫副使儀師顏言自年前十一月診得范氏胎氣
有損調治迄今脉息雖和胎形已失及范氏自願於神
御前削髮爲尼重念先皇帝重屬大事豈期聞此深用
怛然今范氏旣已有損而賈氏猶或可冀告於先帝願
降靈禧默賜保全早生聖嗣尚恐衆庶未究端由要不
匿於播敷使咸明於吾意四月詔曰近者有訴元妃李
氏潛計負恩自泰和七年正月章宗暫嘗違豫李氏與
新喜竊議爲儲嗣未立欲令宮人詐作有身計取他兒
詐充皇嗣遂於年前閏月十日因賈承御病嘔吐腹中

若有積塊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謀令賈氏詐稱有身俟將臨月於李家取兒以八月日不偶則規別取以爲皇嗣章宗崩謀不及行當先帝彌留之際命平章政事完顏匡都提點中外事務明有勅旨我有兩宮人有娠更令召平章左右竝聞斯語李氏弁新喜乃敢不依勅旨欲喚喜兒鐵哥事旣不克竊呼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與計因品藻諸王議復不定知近侍局副使徒單張僧遣人召平章已到宣華門外始發勘同平章入內一遵遺旨以定大事方先帝疾危數召李氏李氏不到及索衣服李氏承召亦不卽來猶與其母私議

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妬令女巫李定奴作紙木人鴛鴦符以事魘魅致絕聖嗣所爲不軌莫可殫陳事旣發露遣大臣按問俱已款服命宰臣往審亦如之有司議法當極刑以其乂侍先帝欲免其死王公百僚執奏堅確令賜李氏自盡王盼兒李新喜各正典刑李氏兄安國軍節度使喜兒弟少府監鐵哥如律仍追除復係監籍於遠地安置諸連坐竝依律令施行承御賈氏亦賜自盡蓋章宗崩三日而稱范氏胎氣有損章宗疾彌留亦無完顏匡都提點中外事務勅旨或謂完顏匡欲專定策功構致如此自後天下不復稱元妃但呼曰

李師兒及胡沙虎弑衛王立宣宗請貶降衛王降爲東海郡侯其詔曰大安之初頒諭天下謂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同謀令賈氏虛稱有身各正罪法朕惟章宗皇帝聖德聰明豈容有此欺給近因集議武衛軍副使兼提點近侍局完顏達霍王傅大政德皆言賈氏事內有寃此時達職在近侍政德護賈氏所以知之朕親臨問左證其事曖昧據當時被罪貶責者可俱令放免還家由是李氏家族皆得還

衛紹王后徒單氏大安元年立爲皇后至寧元年胡沙虎亂與衛王俱遷于衛邸帝遇弑宣宗卽位衛王降爲東海郡侯徒單氏削皇后號貞祐二年遷都汴詔凡衛紹王及鄆厲王家人皆徙鄭州仍禁錮不得出入男女不得婚嫁者十九年天興元年詔釋禁錮是時河南已不能守子孫不知所終

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明惠皇后妹也其父微時嘗夢二玉梳化爲月已而生二后及沒有芝生于柩初宣宗封翼王章宗詔諸王求民家子以廣繼嗣是時后與龐氏偕入王邸及見后姊有姿色又納之貞祐元年九月封后爲元妃姊爲淑妃龐氏爲真妃淑妃生哀宗真妃生守純后無子養哀宗爲己子貞祐二年七月賜姓溫

敦氏立為皇后追封后曾祖得壽司空冀國公會祖母
 劉氏冀國夫人祖璞司徒益國公祖母楊氏益國夫人
 父彥昌太尉汴國公母馬氏汴國夫人三年莊獻太子
 薨哀宗為皇太子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元年尊后為
 皇太后號其宮曰仁聖進封后父曰南陽郡王或曰宣
 宗為諸王時莊獻太子母為正妃及即位尊為皇后貞
 祐元年九月詔曰元妃某氏久奉侍於潛藩已賜封於
 國號可立為皇后其名氏蓋不可考也或又曰自王氏
 姊妹入宮而后寵衰尋為尼王氏遂立為后皆后姊妹
 惠之謀也初王氏姊妹受封之日大風昏霾黃氣充塞

天地已而后夢丐者數萬踵其後心甚惡之占者曰后
 者天下之母也百姓貧窶將誰訴焉后遂勅有司京城
 設粥與冰藥及壬辰癸巳歲河南饑饉大元兵圍汴加
 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餘萬后皆目覩焉哀宗釋服
 將禘饗太廟先期有司奏冕服成上請仁聖慈聖兩宮
 太后御內殿因試衣之以見兩宮大悅上更便服奉觴
 為兩宮壽仁聖太后諭上曰祖宗初取天下甚不易何
 時使四方承平百姓安樂天子服此法服於中都祖廟
 行禘饗乎上曰阿婆有此意臣亦何嘗忘慈聖太后亦
 曰恒有此心則見此當有期矣遂酌酒為上壽歡然而

罷天興元年冬哀宗遷歸德二年正月遣近侍徒單四喜木甲荅失不奉迎兩宮后御仁安殿出錠金及七寶金洗分賜從行忠孝軍是夜兩宮及柔妃裴滿氏等乘馬出宮行至陳留城左右火起疑有兵不敢進后亟命還宮明日入京憇四喜家少頃輦迎入宮方謀再行京城破后及諸妃嬪北遷不知所終惟寶符李氏從至宣德州居摩訶院李氏自入院止寢佛殿中作為幡旛會當同后妃北行將發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門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

宣宗明惠皇后王皇后之姊也生哀宗宣宗卽位封爲淑妃及妹立爲后進封元妃哀宗卽位詔尊爲皇太后號其宮曰慈聖后性端嚴頗達古今哀宗已立爲皇太子有過尚切責之及卽位始免榎楚一日宮中就食尚與有玉盃碟三一奉太后二奉帝及宮中荆王母眞妃龐氏以瑪瑙器進食后見之怒召王者責曰誰令汝妄生分別荆王母豈里我兒婦耶非飲食細故已令有司杖殺汝矣是後宮中奉眞妃有加或告荆王謀不軌者下獄議已決帝言于后后曰汝止一兄奈何以讒言欲害之章宗殺伯與叔享年不永皇嗣又絕何爲欲效之耶趣赦出使來見我移時不至吾不見汝矣帝起后立

待王至涕泣慰撫之哀宗甚寵一宮人欲立爲后后惡其微賤固命出之上不得已命放之出宮語使者曰爾出東華門不計何人首遇者卽賜之於是遇一販繒者遂賜爲妻黜檢撒合輦教上騎鞠后傳旨戒之云汝爲人臣當輔主以正顧乃教之戲耶再有問必大杖汝矣比年小捷國勢頗振文士有奏賦頌以聖德中興爲言者后聞不悅曰帝年少氣銳無懼心則驕怠生今幸一勝何等中興而若輩諂之如是正大八年九月丙申后崩遺命園陵制度務從儉約十二月己未葬汴城迎朔門外五里莊獻太子墓之西諡明惠皇后

哀宗皇后徒單氏宣宗及后有疾后嘗割膚以進宣宗聞而嘉之興定四年后父鎮南軍節度使頑僧有罪宣宗以后純孝因曲赦之聽其致仕正大元年詔立爲皇后哀宗遷歸德遣后第四喜等詣汴奉迎夜至陳留不敢進復歸于汴未幾城破北遷不知所終

贊曰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班昭氏論之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便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

金史卷六十四 列傳 九
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
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後世婦學不脩
麗色以相高巧言以相傾銜能以市恩逢迎以固寵是
故悼平掣頓皇統以隕其身海陵盡惑羣嬖幾亡其國
道陵李氏擅寵蠹政卒償其宗嗚呼可不戒哉

金史卷六十四終

金史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都總裁脫脫修

始祖以下諸子

幹魯

輩魯

謝庫德

孫拔達

謝夷保

子盆納

謝里忽

烏古出

跋黑

崇成

本名僕辰

効孫 子蒲家奴

麻頗 子諤都本

諤都訶

幹帶

幹賽 子宗永

幹者 孫瑾

昂 本名吾都補子鄭家

始祖明懿皇后生德帝烏魯季曰幹魯女曰汪思版皆福壽之語也以六十後生子異之故皆以嘉名名之焉德帝思皇后生安帝季曰輩魯輩魯與獻祖俱徙海姑水置屋宇焉輩魯之孫胡率胡率之子効者與景祖長子韓國公効者同名韓國公前死所謂肅宗納効者之妻加古氏者是也穆宗四年伐阿疎阿疎走遼遼使使

來止伐阿疎軍穆宗陽受遼帝約束先歸國留効者守阿疎城凡三年卒攻破之天會十五年贈特進

安帝節皇后生獻祖次日信德次日謝庫德次日謝夷保次日謝里忽

謝庫德之孫拔達謝夷保之子盆納皆佐世祖有功盆納勇毅善射當時有與同名者嘗有貳志目之曰惡盆納天會十五年拔達贈儀同三司盆納贈開府儀同三司在世祖時歡都冶訶及効者拔達盆納五人者不離左右親若手足元勳之最著者也明昌五年皆配饗世祖廟廷准德束里保者皆加古部人申乃因醜阿皆馳

滿部人富者粘沒罕完顏部人阿庫德白達皆雅達瀾水完顏部勃董此七人者當携離之際能一心竭力輔戴者也達紀胡蘇皆木甲部勃董勝昆王保皆木虎部人阿庫德溫迪痕部人此五人者又其次者也世祖初年跋黑爲變烏春盛強使人召阿庫德白達阿庫德曰吾不知其他死生與太師共之太師謂世祖也白達大喜曰我心正如此耳烏春兵來堅壁自守勿與戰可也達紀胡蘇居琵琶里郭水烏春兵出其間不爲變終拒而不從勝昆居胡不干村其兄滓不乃勃董烏春止其家而以兵圍勝昆烏春解去世祖殺滓不乃勝昆請無孛

戮世祖從之世祖破桓赦散達王保死焉天會十五年准德申乃因阿庫德白達皆贈金紫光祿大夫束里保靛阿富者粘沒罕達紀胡蘇勝昆王保温迪痕阿庫德皆贈銀青光祿大夫皆天會十五年追贈又有朝論加古部勝昆勃董蟬春水烏延部富者郭赦畏烏春疆請世祖出兵其間以爲重也世祖使斜列躍盤將別軍過之郭赦教斜列取先在烏春軍中二十二人烏春覺之殺二人得二十人郭赦又以土人益斜列軍穆宗他日嘉此功不能忘以斜列之女守寧妻郭赦子胡里罕焉婆多吐水裴滿部幹不勃董附於世祖桓赦焚之幹不

卒世祖厚撫其家因併錄之以見立國之艱難云

謝里忽者昭祖將定法制諸父國人不悅已執昭祖將
殺之謝里忽亟往彎弓注矢射於衆中衆乃散去昭祖
得免國俗有被殺者必使巫覡以詛祝殺之者迺繫刃
于杖端與衆至其家歌而詛之曰取爾一角指天一角
指地之牛無名之馬向之則華面背之則白尾橫視之
則有左右翼者其聲哀切悽婉若蒿里之音旣而以刃
畫地劫取畜產財物而還其家一經詛祝家道輒敗及
來流水烏薩扎部殺完顏部人昭祖往烏薩扎部以國
俗治之大有所獲頒之於諸父昆弟而不及謝里忽謝
里忽曰前日免汝於死者吾之力往治烏薩扎部者吾
之謀也分不及我何邪昭祖於是早起自齋間金列鞞
往餽之時謝里忽猶未起擁寢衣而問曰爾爲誰昭祖
曰石魯先擇此寶而後頒及他人敢私布之謝里忽旣
揚言初不自安至是乃大喜列鞞者腰佩也
獻祖恭靖皇后生昭祖次曰朴都次曰阿保寒次曰敵
酷次曰敵古迺次曰撒里輦次曰撒葛周
昭祖威順皇后生景祖次曰烏古出次室達胡末烏薩
扎部人生跋黑僕里黑幹里安次室高麗人生胡失荅
烏古出初昭祖父無子有巫者能道神語甚驗乃往禱

金史卷之五十五 列傳 四
焉巫良乂曰男子之寃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
可拜而受之若生則名之曰烏古迺是爲景祖又良乂
曰女子之寃至矣可名曰五鷗恣又良乂曰女子之兆
復見可名曰幹都拔又乂之復曰男子之兆復見然性
不馴良長則殘恣無親親之恩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
祖方念後嗣未立乃曰雖不良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
之曰烏古出旣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
之言遂以巫所命名名之景祖初立烏古出酗酒屢悖
威順皇后后曰巫言驗矣悖亂之人終不可留遂與景
祖謀而殺之部人怒曰此子性如此在國俗當主父母
之業奈何殺之欲殺景祖后乃匿景祖出謂衆曰爲子
而悖其母率是而行將焉用之吾割愛而殺之烏古迺
不知也汝輩寧殺我乎衆乃罷去烏古出之子習不失
自有傳

跋黑及同母第二人自幼時每爭攘飲食昭祖見而惡
之曰吾娶此妾而生子如此後必爲子孫之患世祖初
立跋黑果有異志誘桓赫散達烏春窩謀罕離間部屬
使貳於世祖世祖患之乃加意事之使爲勃堇而不令
典兵跋黑旣陰與桓赫烏春謀計國人皆知之而童謡
有欲生則附於跋黑欲死則附於刻里鉢頗刺淑之語

世祖亦以策探得兄弟部人向背烏春桓赫相次以兵來攻世祖外禦強兵而內畏跋黑之變將行聞跋黑食於其愛妾之父家肉張咽而死且喜且悲乃迎尸而哭之

崇成本名僕灰泰州司屬司人昭祖玄孫也大定十八年收克奉職改東宮入殿小底轉護衛二十五年章宗爲原王克本府祗候郎君明年上爲皇太孫復爲護衛上卽位授河間府判官以憂去職起復爲宿直將軍累遷武衛軍都指揮使泰和三年卒賻贈有加崇成謹飭有守宿衛二十餘年未嘗有過故久侍密近云

景祖昭肅皇后生韓國公劾者次世祖次沂國公劾孫次肅宗次穆宗次室注思灰契丹人生代國公劾眞保次室温迪痕氏名敵本生虞國公麻頗隋國公阿离合懣鄭國公謾都訶劾者阿离合懣別有傳

劾孫天會十四年大封宗室劾孫追封王爵正隆例降封鄭國公子蒲家奴又名昱嘗從太祖伐留可塢塔太祖使蒲家奴招詐都詐都卽降康宗八年係遼籍女直紇石烈部阿里保太孛阻兵招納亡命邊民多亡歸之蒲家奴以偏師夜行晝止抵石勒水襲擊破之盡俘其孛而還邊氓自此無復亡者後與宗雄視泰州地土大

祖因徙萬家屯田于其地天輔五年蒲家奴爲昊勃極烈遂爲都統使襲遼帝而以雨潦不果行旣而忽魯勃極烈杲都統內外諸軍以取中京蒲家奴等皆爲之副遼帝西走都統杲使蒲家奴以兵一千助撻懶擊遼都統馬哥與撻懶不相及蒲家奴與賽里斜野降其西北居延之衆而降民稍復逃散毗室部亦叛遂率兵襲之至鐵呂川遇敵八千遂力戰兵敗察刺以兵來會追及敵兵于黃水獲畜產甚衆是役也與燉按打海被十一創竟敗敵兵而還軍于旺國崖西賽里亦以兵會太祖自草灤追遼帝蒲家奴宗望爲前鋒戒之曰彼若深溝

高皇未可與戰卽偵伺巡邏勿令遯去以俟六軍若其無備便可擊也上次胡离畛川吳十馬和尚至小魚灤亦潛入遼主營執新羅奴以還遂知遼帝所在蒲家奴等晝夜兼行追及于石輦鐸我兵四千至者才千人遼兵圍之余睹指遼帝麾蓋騎兵馳之遼帝遯去兵遂潰所殺甚衆宗翰爲西北西南兩路都統蒲家奴幹魯爲之副烏虎部叛蒲家奴討平之天會間爲司空封王天眷二年宗磐等誅辭及蒲家奴詔奪司空是年薨天德初配享太祖廟廷正隆二年例封豫國公麻頗天會十五年封王正隆例封虞國公長子謾都本

孝友恭謹多謀而善戰年十五隸軍中從攻窩盧歡及
係遼女直胡失荅等爲變謾都本自爲質遂從胡失荅
歸中途以計殺守者而還攻寧江州取黃龍府破高永
昌取春泰州皆有功多受賞賚遂爲謀克討嶺東未服
州郡過土河東山敗賊三千人奚契丹寇土河西與猛
安蒙葛麻吉擊之謾都本對敵之中摧鋒力戰破其衆
九萬人奚衆萬餘保阿隣甸復擊敗之降其旁近居人
復以五百騎破遼兵一千生擒其將以歸與闡母攻興
中府中流矢卒年三十七天眷中贈金紫光祿大夫謚
英毅

謾都訶屢從征伐天會二年爲阿捨勃極烈參議國政
明年薨天會十五年大封宗室追封王正隆例封鄭國
公明昌五年謚定濟

蠻親襲父麻頗猛安麻親卒子掃合襲掃合卒子撒合
輦襲撒合輦卒子惟鎔襲惟鎔本名沒烈字子鑄駢脅
多力喜周給人至寧初守楊文關有功兼都統護漕運
貞祐二年佩金牌護親軍家屬遷汴遙授同知祁州軍
州事充提控貞祐三年破紅襖賊於大沫堦惟鎔入自
北門諸軍繼進生獲劉二祖功最遷泰安軍節度副使
改遂王府尉都水少監東平府治中坐誤以刃傷同知

府事紇石烈牙吾塔當削降殿年仍從軍自効討花帽賊于曹濟間行省蒙古綱奏其功復前職遷邳州經畧使卒子從傑襲猛安累功遙授鎮南軍節度副使

世祖翼簡皇后生康宗次太祖次魏王幹帶次太宗次遼王斜也次室徒單氏生衛王幹賽次魯王幹者次室僕散氏生漢王烏故乃次室木虎氏生魯王闍母次室木虎氏生沂王查刺次室烏古論氏生鄆王昂

幹帶年二十餘撒改伐留可幹帶與習不失阿里合憲等俱為裨將諸將議攻取幹帶主攻城便太祖將至軍幹帶迎之謂太祖曰留可城且下勿惑他議太祖從之

至軍中衆議乃決幹帶急起沿攻具其夜進兵攻城遲明破之及二渟囊虎路二蠡出路寇盜幹帶盡平之康宗三年甲申蘇濱水諸部不聽命康宗使幹帶等往治其事行次活羅海川撒阿村召諸部諸部皆至惟舍國部幹豁勃董不至幹准部狄庫德勃董職德部廝故速勃董亦皆遜去遇塢塔於馬紀嶺塢塔遂執二人以降於是使幹帶將兵伐幹豁募軍于蘇濱水幹豁完聚固守攻而拔之進師北琴海關登路攻拔泓忒城取畔者以歸太祖於母弟中最愛幹帶幹帶歸自泓忒城太祖以事如寧江州欲與幹帶偕行幹帶曰兵役久勞未及

息也遂不果行太祖還晝寐于來流水傍夢幹帶之場
圍火禾盡焚不可撲滅覺而深念之以爲憂是時幹帶
已寢疾太祖至聞之過家門不下馬徑至幹帶所問疾
未幾薨年三十四太祖每哭之慟謂人曰予強與之偕
行未必死也幹帶剛毅果斷服用整肅臨戰決策有世
祖風世祖之世軍旅之事多專任之太祖平遼歎曰恨
幹帶之不及見也天會十五年追封儀同三司魏王諡
曰定肅

幹賽穆宗初幹准部族相鈔畧遣納根涅亭董以其兵
往治納根涅擅募蘇濱水人爲兵不聽輒攻畧之其人
來告穆宗使幹賽及洽訶往問狀納根涅雖伏而不肯
償所取因遞去洽訶等皆不欲追幹賽督軍而進至把
忽嶺西毛密水及之大破其衆納根涅死焉幹賽撫定
蘇濱水民部執納根涅之母及其妻子而歸穆宗曰幹
賽年尚幼已能集事可嘉也康宗二年甲申幹帶治蘇
濱水諸部幹賽幹魯佐之定諸部而還久之高麗殺行
人阿聒勝昆而築九城於曷懶甸幹賽將內外兵劾古
活你苗蒲察狄古廼佐之高麗兵數萬來拒幹賽分兵
爲十隊更出迭入遂大破之幹賽母和你隈疾篤召還
以幹魯代之未幾幹賽復至軍再破高麗軍進圍其城

七月高麗請和盡歸前後亡命及所侵故地退九城之
戍遂與之和皇統五年追封衛國王

宗永本名挑撻幹賽子長身美髯忠確勇毅天眷初以
宗室子預誅宗磐擢寧遠大將軍皇統初充牌印祇候
五年出爲趙州刺史秩滿再任轉興平軍節度使改大
名尹貞元三年復爲興平軍節度使歷昭德軍臨洮鳳
翔尹大定二年入爲工部尙書與蘇保衡完顏余里也
遷加伐宋士官賞宗永性滯不習事凡與土賊戰者一
槩加之世宗久乃知之謂宰相曰若一槩追還必生怨
望若因循不問則爵賞濫矣其與土賊戰者有能以寡

敵衆一人敵三十人以上者依已遷爲定改同簽大宗
正事震武軍節度使卒幹者天會十五年大封宗室追
封魯王正隆例改封公子神土懋驃騎衛上將軍子璋
本名胡麻愈多勇畧通女直契丹漢字年十八左副元
帥撒離喝引在麾下以事如京師見梁王宗弼與語宗
弼悅之皇統六年父神土懋卒宗弼奏璋可襲謀克詔
從之天德三年充牌印祇候以罪免奪其謀克寓居中
都海陵伐宋左衛將軍蒲察沙離只同知中都留守佩
金牌掌留府事世宗卽位于遼陽璋勸沙離只歸世宗
沙離只不從璋與守城軍官烏林荅石家奴烏林荅愿

徒單三勝蒲察蒲查等以兵晨入留守府遂殺沙离只
及判官漫撚撒离喝推宗强子阿瑣爲留守璋行同知
留守事遣石家奴佩沙离只金牌與愿蒲查中都轉運
使左淵子貽慶大興少尹李天吉子磐奉表如東京賀
卽位世宗嘉之以愿蒲查爲武義將軍充護衛貽慶賜
及第授從仕郎磐充閣門祇候就以璋爲同知中都事
璋以殺沙离只自攝同知留守世宗因而授之心常不
自安遂與兵部尚書可喜謀因世宗謁山陵作亂大定
二年上謁山陵璋等九人會于可喜家說萬戶高松不
從璋知事不成乃與可喜共執幹論詣有司陳上誅可

喜李惟忠等以璋爲彰化軍節度使宋將吳璘出散關據
寶雞以西詔璋赴元帥都監徒單合喜軍前任使於是宋
人據原州寧州刺史顏蓋門都以兵四千攻之不克宋將
姚良輔以兵十萬至原州權副統完顏習尼列以千騎援
門都兵而姚良輔兵多諸將皆不敢與戰及璋至軍會平
凉涇州潘原長武等戍兵合二萬人璋使押軍猛安石抹
許里阿補以兵二千軍於城北習尼列以兵三千軍於城西
北十里麥子原皆據高阜爲陣璋以本部兵陣於城西姚
良輔出自北嶺先遣萬人攻許里阿補自以軍九萬陣麥
子原下捍以劔盾行馬外列騎士步卒居其中敢死士鐵

足行馬間持大刀爲拒分爲八陣而別以騎二千襲璋軍
璋方出迎戰習尼列來報曰宋之重兵皆在麥子原矣璋
遣萬戶特里失烏也以押軍猛安奚慶喜照撤兵二千援
許里阿補遣撤屋出崔尹以兵二千益習尼列許里阿補
與宋人接戰良久敗之宋兵在麥子原者最堅習尼列與
穆刺補奧屯撤屋出崔尹僕根撤屈出以兵五千沿壕爲
伏餘兵皆捨馬步戰擊其前行騎士走之於是行馬以前
衝以長槍行馬以後射以勁弓良輔兵稍挫習尼列乘勝
麾兵撤其行馬破其七陣良輔復整兵出習尼列少却而
璋已破城下宋兵與習尼列會使僕根以伏兵擊良輔習

尼列亦整兵與戰奮擊之大破良輔軍斬首萬餘級墜
塚死者不可勝數鎖足行馬者盡殪之獲甲矢萬餘器
仗稱是良輔亦中兩創脫去遂圍原州穴其西城城圯
宋人宵遯璋等入原州宋戍軍在竇雞以西聞之皆自
散關遯去京兆尹烏延蒲离黑寧州刺史赤蓋胡遠魯
改已去德順州宋吳璘復據之都監合喜以璋權都統
與習尼列將兵二萬救德順璋率騎兵前行與璘騎兵
二萬戰于張義堡遂沙山下敗之追北四十餘里璘軍
遇隘不得前斬首數十級璋至德順璘據城北險要爲
營璋亦策營與璘相望可三里許兩軍遇於城東凡五

接戰璘軍敗走璋追至城下璘軍已據城北岡阜與其
城上兵相應以弩夾射璋軍璋軍佯却城中出兵來追
璋反旆與戰大敗之合喜遣統軍都監泥河以兵七千
來會與璘軍復戰敗之璘遣兵據東山堡欲樹柵璋與
習厓列泥河議曰敵若據東山堡此城亦不可拔宜急
擊之於是璋先據要地習厓列以兵逼東山堡璘兵恃
濠相拒短兵接璘兵退走習厓列追擊之璘城北營兵
可六千人登北岡來戰璋之漢軍少却傷者二百人璘
遂焚璋軍攻城具璋率移刺補猛安兵踰北岡擊走之
璘軍隔小塹射璋軍移刺補少却習厓列望見北原火
發乃止攻東山堡亟與將士來赴引善射者先登率劉
安漢軍三百人擊敗之璘軍皆走險璘以軍三萬據險
作三陣皆環以劔盾行馬璋遣萬戶石抹迭勒由別路
自後擊之特里失烏也移刺補以二千人當其前以強
弓射之璘兵大敗墮溝壑者甚衆璋軍度澗追之斬數
千級而還璘軍雖敗猶恃其衆都監合喜使武威軍副
總管兵古查刺來問策諸將皆曰吳璘恃險不善野戰
我退軍平涼彼必棄險就平地然後可圖也璋曰不然
彼恃其衆非恃特險也昔人有言寧棄千軍不棄寸地
故退兵不如濟師我退軍平涼彼軍深入吾地固壘以

拒我則如之何查刺還報合喜於是親率四萬人赴之
吳璘詰旦乘陰霧晦冥分兵四道來襲戰于城東離而
復合者數四漢軍千戶李晟率麾下兵先登奮擊之璘
軍陣動璋乘勝踵擊璘軍復敗追至北岡璘走險璋急
擊之殺畧殆盡璘分半軍守秦州合喜駐軍水洛城東
自六盤山至石山頭分兵守之斷其餉道璘乃引歸宋
經畧使荆臯以步騎三萬自德順西去璋以兵八千習
厓列以兵五千追擊之習厓列兵乃出其前還自赤箭
遇其前鋒敗之于高赤崖下復與其中軍戰自日昃至
暮乃罷荆臯乘夜來襲營爲退軍八十里明日習厓列

追之璋兵至上八節宋兵據險爲陣璋捨馬步戰地險
不得接相拒至曙宋兵動璋乘之追至甘谷城習厓列
兵亦至宋兵宵遯璋遂班師習厓列追至伏羌城不及
而還上使御史中丞達吉視諸軍功狀達吉舊與璋有
隙故損其功詔璋將士賞比諸軍半之璋兼陝西路都
統進官一階及元帥府上功璋居多詔達吉削官兩階
杖八十解職上復賞璋及將士如諸軍以璋爲西北路
招討使召爲元帥左都監兼安武軍節度使賜以弓矢
衣帶佩刀改益都尹左都監如故宋人棄海州遯去焚
官民廬舍且盡璋至海州得所棄糧三萬六千餘石安

集其人復其屯戍五年宋人約和罷三路都統復置陝西路統軍司璋爲統軍使上曰監軍合喜年老故授卿此職邊境無事且召卿矣以本官兼京兆尹召爲御史大夫璋奏竊觀文武百官有相爲朋黨者今在臺自臣外無女直人乞不限資考量材奏擬上曰朋黨爲誰卽糾治之朕選女直人未得其人豈以資考爲限論其人材而已頃之璋奏曰太祖武元皇帝受天明命太宗皇帝奄定宋土自古帝王之興必稱受命當製大金受命之寶以明示萬世上曰卿言正合朕意乃遣使夏國市玉十八年受命寶成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上御正殿改天興尹爲賀宋正旦使十三年璋受命使宋旣行上遣人馳諭璋曰宋人若不遵舊禮慎勿付書如不令卿等入見卽持書歸若迫而取之亦勿赴宴其口書及禮物一切勿受璋至臨安宋人請以太子接書不從宋人就館迫取書璋與之且赴宴多受禮物有司以聞上怒欲寘之極刑左丞相良弼奏曰璋爲將大破宋軍宋人讐之久矣將因此陷之死地未可知也今若殺璋或者墮其言中耳上以爲然乃杖璋百五十除名副使客省使高翊杖百沒入其所受禮物後歲餘上念璋有征伐功起爲景州刺史遷武定軍節度使授山東西路蒲底山

金史卷之五十五 列傳 六十一
挾兀魯河謀克改臨洮尹十九年卒

鄆王昂本名吾都補世祖最幼子也常從太祖征伐天
輔六年昂與稍喝以兵四千監護都部降人處之嶺東
就以兵守臨潢府昂不能撫御降人苦之多叛亡者上
聞之使出里底戒諭昂已過上京諸部皆叛去惟章愍
宮小室韋二部達內地詔詣班勃極烈吳乞買曰比遣
昂徙諸部多致怨叛稍喝駐兵不與討襲致使降人復
歸遼王違命失衆當眞重法若有所疑則禁錮之俟師
還定議是時太宗居守辭不失副之辭不失勸太宗因
國慶可薄其罰於是杖昂七十拘之秦州而殺稍喝天

會六年權元帥左都監十五年爲西京留守天眷三年
爲平章政事皇統元年封漆水郡王二年制詔昂署銜
帶皇叔祖字封鄆王是歲薨子鄭家鶴壽鶴壽累官耶
魯瓦羣牧使死于契丹撒八之難語在忠義傳

鄭家皇統初以宗室子授定遠大將軍除磁州刺史天
德間爲右諫議大夫累遷會寧尹安化軍節度使改益
都尹海陵伐宋爲浙東道副統制與工部尚書蘇保衡
以舟師自海道趨臨安至松林島阻風泊島間詰旦舟
人望見敵舟請爲備鄭家問去此幾何舟人曰以水路
測之且三百里風迅行卽至矣鄭家不曉海路舟楫不

之信有頃敵果至見我軍無備即以火砲擲之鄭家願見左右舟中皆火發度不得脫赴水死時年四十一

宋

金史卷六十五終

金史卷六十六

列傳第四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都總裁脫脫

昔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始祖以下諸子

勗本名烏野子宗秀

隈可

宗室胡十門

合住子布輝

壩保

衷本名醜漢

齊本名掃合

木魯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金史卷六十六

列傳

一

胡石改

宗賢 本名阿增

撻懶

卞 本名吾毋

膏 本名阿里刺

弁 本名三寶

阿喜

勗字勉道本名烏野穆宗第五子好學問國人呼為秀才年十六從太祖攻寧江州從宗望襲遼主于石輦鐸太宗嗣位自軍中召還與謀政事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勗就軍中往勞之宗翰等問其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女直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諸子皆學之宗雄能以兩月

盡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顏希尹乃依倣契丹字製女直字女直既未有文字亦未嘗有記錄故祖宗事皆不載宗翰好訪問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遺事太宗初即位復進士舉而韓昉輩皆在朝廷文學之士稍拔擢用之天會六年詔書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勗與耶律廸越掌之勗等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復曰某水之某又曰某鄉某村以別識之凡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其間詐謀詭計一無所隱事有詳有畧咸得其實自太祖與高麗議和凡女直入高麗者皆索之至十餘年索之不已勗上書諫

曰臣聞德莫大於樂天仁莫先於惠下所索戶口皆前世姦宄叛亡烏蠢訛謨罕阿海阿合束之緒裔先世殺懷四境尚未賓服自先君與高麗通聞我將大因謂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麗既不聽許遂生邊釁因致交兵又方連和蓋三十年當時壯者今皆物故子孫安於土俗婚姻膠固徵索不已彼固不敢稽留骨肉乖離誠非衆願人情怨甚可愍者而必欲求爲已有特彼我之蔽非一視同仁之大也國家民物繁夥幅員萬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不還我以強兵勁卒取之無難然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高麗稱藩識貢不闕國

且臣屬民亦非外聖人行義不責小過理之所在不俟終日臣愚以爲宜施惠下之仁弘樂天之德聽免徵索則彼不謂已有如自我得之矣從之十五年爲尚書左丞加鎮東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預平宗盤之難賜與甚多加儀同三司以皇叔祖字冠其銜勛皆力辭不受皇統元年撰定熙宗尊號冊文上召勛飲於便殿以玉帶賜之所撰祖宗實錄成凡三卷進入上焚香立受之賞賚有差制詔左丞勛平章政事奕職俸外別給二品親王俸兼舊制皇兄弟皇子爲親王給二品俸宗室封一字王者給三品俸勛等別給親王俸皆異數

也宴羣臣于五雲樓勗進酒稱謝帝起立宰臣進曰至
尊爲臣下屢起於禮未安上曰朕屈已待臣下亦何害
是日上及羣臣盡歡俄同監修國史進拜平章政事光
懿皇后忌辰熙宗將出獵勗諫而止熙宗獵于海島三
日之間親射五虎獲之勗獻東狩射虎賦上悅賜以佩
刀玉帶良馬能以契丹字爲詩文凡游宴有可言者輒
作詩以見意時上日與近臣酣飲以繼以夜莫能諫之
勗上疏諫乃爲止酒進拜左丞相兼侍中監修如故八
年奏上太祖實錄二十卷賜黃金八十兩銀百兩重綵
五十端絹百疋通犀玉鈎帶各一出領行臺尚書省事

召拜太保領三省領行臺如故封魯國王勗剛正寡言
海陵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會議海陵後至
勗面責之曰吾年五十餘猶不敢後爾少年強健乃敢
如此海陵跪謝九年進拜太師進封漢國王海陵篡立
加恩大臣以收人望封秦漢國王領三省監修如故及
宗本無罪誅勗髡鬚頓白因上表請老海陵不許賜以
玉帶優詔諭之有大事令宰臣就第商議入朝不拜勗
遂稱疾篤不言表請愈切海陵不憚從之以本官致仕
進封周宋國王正隆元年與宗室俱遷中都二年例降
封金源郡王薨年五十九撰定女直郡望姓氏譜及他

文甚衆大定二十年詔曰太師勛諫表詩文甚有典則
朕自卽位所未嘗見其諫表可入實錄其射虎賦詩文
等篇什可鏤板行之子宗秀

宗秀字實甫本名斲里忽涉獵經史通契丹大小字善
騎射與平宗磐宗雋之亂授定遠大將軍以宗磐世襲
猛安授之宗弼復取河南宗秀與海陵俱赴軍前任使
宋將岳飛軍于亳宿之間宗秀率步騎三千扼其衝要
遂與諸軍迎擊敗之師還爲太原尹改婆速路統軍使
不受高麗遣使以土產獻却之入爲刑部尚書改御史
中丞授翰林學士天德初轉承旨封宿國公賜玉帶歷

平陽尹昭義軍節度使封廣平郡王正隆一年卒官年
四十二是歲例降二品以上封爵改贈金紫光祿大夫
康宗敬僖皇后生楚王謀良虎次室溫都氏生昭武大
將軍同刮苗次室僕散氏坐事早死生龍虎衛上將軍
隈可隈可亦作隈喝美髯鬚勇健有材畧從太祖伐遼
取江寧州戰出河店天眷二年授驃騎上將軍除迭魯
苾撒紇詳穩遷忠順軍節度使興平軍節度使天德二
年入爲大宗正丞四年出爲昭德軍節度使以兄謀良
虎子喚端合扎謀克餘戶授隈喝上京路扎里兀猛安
所屬世襲謀克改德昌軍節度使封廣平郡王正隆二

年例奪王爵改邊速館節度使再改忠順軍節度使大
定元年封宗國公爲勸農使卒官年六十五
始祖兄弟三人保活里之後爲神土懋迪古乃別有傳
胡十門者曷蘇館人也父撻不野事遼爲太尉胡十門
善漢語通契丹大小字勇而善戰高永昌據東京招曷
蘇館人衆畏高永昌兵疆且欲歸之胡十門不肯從召
其族人謀曰吾遠祖兄弟三人同出高麗今大聖皇帝
之祖入女直吾祖留高麗自高麗歸于遼吾與皇帝皆
三祖之後皇帝受命卽大位遼之敗亡有徵吾豈能爲
永昌之臣哉始祖兄阿古廼留高麗中胡十門自言如
此蓋自謂阿古廼之後云於是率其族屬部衆詣撒改
烏蠢降營于馳回山之下永昌攻之胡十門力戰不能
敵奔于撒改及攻開州胡十門以糧餉給軍後攻保州
遼將以舟師邀胡十門邀擊敗之降其士卒賞賜甚厚
以爲曷蘇館七部勃董給銀牌一木牌三天輔二年卒
贈監門衛上將軍再贈驃騎衛上將軍子鉤空嘗從攻
顯州領四謀克軍破魚梁務功最以其父所管十部爲
曷蘇館都勃董有合住者亦稱始祖兄苗裔但不知與
胡十門相去幾從耳
合住曷速館苾里海水人也仕遼領辰復二州漢人渤

海子蒲速越襲父職再遷靜江中正軍節度使佩金牌
爲曷速館女直部長子余里也與胡十門同時歸朝屢
以糧餉助伐高永昌及高麗新羅後從宗望伐宋以功
遷真定府路安撫使兼曹州防禦使佩金牌授苾里海
水世襲猛安長子布輝識女直契丹漢字善騎射年十
八宗弼選爲扎也從阿里蒲盧渾追宋康王子于明州睿
宗聞其才召置麾下從經畧山東河北陝西襲其父猛
安授昭勇大將軍海陵伐宋以本猛安兵從半道與南
征萬戶完顏福壽等俱亡歸謁世宗于遼陽世宗卽位
除同知曷蘇館節度使事刑部侍郎斜哥爲都統布輝

副之坐擅署置官吏私用官中財物削兩階解職未浹
旬世宗獻享山陵兵部尚書可喜昭毅大將軍幹論中
都同知完顏璋等謀反欲因上謁山陵舉事幹論與布
輝親舊與之謀議事具可喜傳旣知事不可成乃與可
喜璋執幹論等上變可喜不肯以始謀盡首遂并誅之
而賞布輝璋除布輝濬州防禦使累遷順天軍節度使
致仕卒年六十七

昭祖族人擱保者從昭祖耀武于青嶺白山還至姑里
甸昭祖得疾寢于村舍洞無門扉乃以車輪當門爲蔽
擱保卧輪下爲扞禦已而賊至刃交於輪輻間擱保洞

腹見膏恐昭祖知之乃然薪取膏以爲炙問之以關五
字知之遂中夜啓行

袁本名醜漢中都司屬司人世祖曾孫祖霸合布里封
鄆王父悟烈官至特進大定中收充閤門祗候授代州
宣銳軍都指揮使歲旱州委禱雨于五臺靈潭步致其
水雨隨下人爲刻石紀之四遷引進使兼典客署令改
尚輦局使扈從北幸賜廐馬二以旌其勤尋爲夏國王
李仁孝封冊使歷寧海靈州刺史入爲大睦親府丞除
順義軍節度使陞辭賜金幣特寵異之移鎮鎮西泰和
六年致仕卒袁孝悌貞謹深悉本朝婚禮皇族婚嫁每

令袁相之治復有能稱其在寧海靈州平賦役無擾民
立石頌遺愛大安初追贈輔國上將軍

齊本名掃合穆宗曾孫父胡八曾寧州刺史大定中以
族改充司屬司將軍授同知復州軍州事累遷刑部員
外郎上諭曰本朝以來未嘗有內族爲六部郎官者以
卿歷職廉能故授之先是復州合廝罕關地方七百餘
里因圍獵禁民樵捕齊言其地肥衍今賦民開種則公
私有益上然之爲弛禁卽牧民以居田收甚利因名其
地曰合廝罕猛安章宗立改戶部員外郎出爲磁州刺
史治以寬簡未嘗留獄屬邑武安有道士視觀字不謹

吏民爲請鄰郡王師者代王之道士忿奪其利告王私置禁銅器法當徒縣令惡其爲人反坐之具獄上齊審其誣又以王有德不忍坐之間同寮無以對齊曰道士同請卽同居也當准首俱釋其罪其寬明大體皆此類也磁名郡刺史皆朝廷遴選郡人以前政有聲如劉徽柔程輝高德裕皆不及也河北提刑司以治狀聞明昌三年始議置諸王傳頗難其選乃以齊傳克王王將至任郡猛安迎接齊峻却之王怪問故曰三國潘輔猛安皆總戎職於王何利焉却之以遠嫌也王悅服王府家奴爲不法輒發還本猛安終更無敢犯者明年授山東

東西路副統軍兼同知益都府事有惠愛郡人爲之立碑轉彰化軍節度使六年移利涉軍召見勞慰有加詔留守上京承安二年致仕卒齊明法識治體所至有聲內族中與丞相承暉並稱云

木魯宗室子從鄭王幹賽敗高麗于曷懶取亞魯城克寧江州收黃龍府出河店之役達魯古城之役護步答岡之役皆力戰有功東京降爲本路招安副使敗遼兵破同刮營蘇州漢民叛走木魯追復之以功爲謀克天輔四年卒年四十一皇統中贈鎮國上將軍胡石改宗室子也從太祖攻寧江敗遼兵于達魯古城

破遼主親兵皆有功遼軍來援濟州胡石改與其兄實古乃以兵迎擊敗之還攻濟州中流矢戰益力克其城軍中稱其勇從攻春泰州降之弁降境內諸部族其不降者皆攻拔之遼主西走胡石改追至中京獲其宮人輜重凡八百兩有思泥古者復以本部叛去胡石改以兵五百追及之獲其親屬部人以遠德州復叛胡石改以兵五千克其城從婁室擊敗敵兵二萬於歸化之南弁降歸化從取居庸關弁燕之屬縣及其山谷諸屯移失部既降復叛去胡石改引兵追及戰敗之俘獲甚衆澤州諸部有逃者皆追復之又敗衆人於臨潢誅其酋

領而安撫其人民天眷二年遷永定軍節度使改武定軍徙汴京留守天德三年授世襲猛安卒年六十八宗賢本名阿魯太祖伐遼從攻寧江州臨潢府太宗監國選侍左右甚見親信臨潢復叛從宗望復取之爲內庫都提點再遷歸德軍節度使政寬簡境內大治秩滿士民數百千人相率詣朝廷請留及改武定軍百姓扶老携幼送數十里悲號而去改永定軍秉德廉訪官吏士民持盆水與鏡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類此民實賴之秉德曰吾聞郡僚廉能如一汝等以爲如何衆對曰公勤清儉皆法則於使君耳因謂宗賢曰人謂君善

治當在甲乙果然賢使君也用是超遷兩階天德初授
世襲謀克馳驛召之雄州父老相率張青繩懸明鏡於
公署老幼填門三日乃得去封定國公再除忠順軍節
度使賜以玉帶捕盜司執數人至府宗賢問曰罪狀明
白否對曰獄具矣宗賢閱其案謂僚佐曰吾察此輩必
寃不數日賊果得人服其明也馬懶路兵馬都總管歷
廣寧尹封廣平郡王改崇義軍節度使兼領北京宗室
事正隆例奪王爵加金紫光祿大夫改臨海軍大定初
遣使召之宗賢率諸宗室見於遼陽除同簽大宗正事
封景國公致仕起爲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復致仕卒

特進撻懶宗室子年十六事太祖未嘗去左右出河店
之役太祖欲親戰撻懶控其馬而止之曰主君何爲輕
敵臣請效力卽挺槍前手殺七人已而槍折騎士曳而
下者九人太祖壯之曰誠得此輩數十雖萬衆不能當
也及戰于達魯古城遼兵一千陣于營外太祖遣撻懶
往擊之撻懶衝出敵陣大敗其衆攻臨潢府春泰州中
西二京皆有功天輔六年授謀克天會四年從伐宋屢
以功受賞明年再舉至汴宗望聞宋人會諸路援兵于
睢陽遣撻懶與阿里刮將兵二千往拒之敗其前鋒軍
三萬于杞縣又破三寨擒宋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南

路都統制隋師元及其三將分直孺二子遂取拱州降
寧陵復破二萬于睢陽進取亳州聞宋兵十萬且至會
宗望益兵四千合擊大敗之其卒二千陣而立馳之不
動卽麾軍去馬擊之盡殪擒其將石瑱而還帥府嘉其
功賞資優渥睿宗駐兵熙州分遣諸將畧地撻懶以軍
五百入六盤山十六寨降其官八十餘民戶四千獲馬
二千匹皇統中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德初加特進授
世襲猛安卒年六十五海陵遷諸陵于大房山以撻懶
嘗給事太祖命作石像置睿陵前

卞本名吾毋上京司屬司人大定二年收充護衛積勞
授彰化軍節度副使入爲都水監丞累遷中都西京路
提刑使徙知歸德府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奏卞前在
都水監導河有勞除北京留守未幾改知大興府事時
有言尚書左丞夾谷衡在軍不法詔刑部問狀事下大
興府卞輒令追攝上以爲失體杖四十久之乞致仕不
許拜御史大夫先是左司諫赤盞高門上言御史大夫
久闕憲紀不振宜選剛正疾惡之人肅清庶務上由是
用卞前時孫鐸賈鉉俱爲尚書鉉拜叅知政事而鐸再
任對賀客誦唐張在詩有鬱鬱意卞劾奏之鐸坐降黜
旣而復申前請遂以金吾衛上將軍致仕薨

金史卷六十六 三十一
膏本名阿里刺隸上京司屬司大定十年以皇家近親
收充東宮護衛轉十人長授御院通進從世宗幸上京
會皇太子守國薨世宗以膏親密可委特命與滕王府
長史臺馳驛往護喪時章宗為金源郡王亦留中都且
命膏等保護諭之曰郡王遭此家難哀哭當以禮節之
飲食尤宜謹視世宗還都遷符寶郎除吏部郎中章宗
卽位坐與御史大夫唐括貢為壽犯夜禁奪官一階罷
明昌元年起為同知棣州防禦使事上書歷詆宰執帝
以小臣敢譏訕宰輔杖八十削一官罷之發還本猛安
明年降授同知宣德州事召授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四
遷知大興府事轉左右宣徽使承安二年拜尚書右丞
出為秦定軍節度使移知濟南府卒

奔本名三寶隸梅堅塞吾司屬司大定七年以近親充
東宮護衛十人長轉為尚廐局使章宗卽位遷左衛副
將軍累遷右副都點檢兼提點尚廐局使諭旨曰汝非
有過人才第以久次遷授當謹乃職勿復有非違事使
朕聞之未幾坐廐馬瘦決三十承安二年改左司都點
檢兼職如舊俄授同簽大睦親府事卒奔為人貪鄙數
以贓敗帝愛其能治圍場故進一而委信之

阿喜宗室子好學問襲父北京路筈栢山猛安聽訟明

决人信而愛之察廉能除彰國軍節度副使改上京留
守判官提刑司奏彰國軍治狀遷同知速頻路節度事
改歸德軍歷海邳二州刺史皆兼總押軍馬宋統領劉
文謙以兵犯宿遷阿喜迎擊破之復破戚春夏興國舟
兵萬餘人斬夏興國于陣遷鎮國上將軍再賜銀幣爲
元帥左監軍紇石烈執中前鋒渡淮破寶應天長二縣
師還遷同知歸德府事改泗州防禦使丁母憂起復大
安二年改華州防禦使遷鎮南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
知大名府充馬軍都提控歷橫海安化軍節度使充宣
差山東路左翼都提控尋知濟南府事徙沁南軍節度
使遷河南統軍使兼昌武軍節度使卒

贊曰金諸宗室自始祖至康宗凡八世獻祖徙居海姑
水納葛里村再徙安出虎水世祖稱海姑兄弟蓋指其
所居也完顏十二部皆以部爲氏宣宗詔宗室皆書姓
氏然亦有部人以部爲氏非宗室同姓者遂不可辨矣

金史卷六十六終

金史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都總裁脫脫修

石顯

桓被

弟散達

烏春

温敦蒲刺附

臘醅

弟麻產

鈍恩

留可

阿疎

奚王回鹘保

石顯孩懶水烏林荅部人昭祖以條教約束諸部石顯

陸梁不可制及昭祖没于通刺紀村部人以柩歸至孩
懶水石顯與完顏部窩忽窩出邀於路攻而奪之柩揚
言曰汝輩以石魯爲能而推尊之吾今得之矣昭祖之
徒告于蒲馬大彎與馬紀嶺劾保村完顏部蒙葛巴士
等募軍追及之與戰復得柩衆推景祖爲諸部長自山
耶悔統門耶懶土骨論五國皆從服及遼使曷魯林牙
來索通人石顯皆拒阻不聽命景祖攻之不能克景祖
自度不可以力取遂以詭計取之乃以石顯阻絕海東
路請於遼遼帝使人讓之曰汝何敢阻絕鷹路審無他
意遣其酋長來石顯使其長子婆諸刊入朝曰不敢違
天國之命遼人厚賜遣還謂婆諸刊曰汝父信無他宜
身自入朝石顯信之明年入見於春蒐婆諸刊從遼主
謂石顯曰罪惟在汝不在汝子乃命婆諸刊還而流石
顯於邊地蓋景祖以計除石顯而欲撫有其子與部人
也婆諸刊蓄怨未發會活刺渾水紇石烈部臘醅麻產
起兵婆諸刊往從之及敗於暮稜水麻產先遜去婆諸
刊與臘醅就擒及其黨與皆獻之遼主父之世祖復使
人言曰婆諸刊不還則其部人自知罪重因此恐懼不
肯歸服遼主以爲然遂遣婆諸刊及前後所獻罪人皆
還之

桓赦散達兄弟者國相雅達之子也居完顏部邑屯村雅達稱國相不知其所從來景祖嘗以幣與馬求國相於雅達雅達許之景祖得之以命肅宗其後散改亦居是宮焉桓赦兄弟嘗事景祖世祖初季父跋黑有異志陰誘桓赦欲與爲亂昭肅皇后往邑屯村世祖肅宗皆從行遇桓赦散達各被酒言語紛爭遂相毆擊舉刃相向昭肅皇后親解之乃止自是謀益甚是時烏春窩謀罕亦與跋黑相結詭以烏不屯賣甲爲兵端世祖不得已而與之和間數年烏春以其衆涉活論來流二水世祖親往拒之桓赦散達遂起兵肅宗以偏師拒桓赦散達世祖畏其合勢也戒之曰可和則和否則戰至幹魯洲出水旣陣成列肅宗使盆德勃董議和桓赦亦恃烏春之在北也無和意盆德報肅宗曰敵欲戰或曰戰地迫近村墟雖勝不能盡敵宜退軍誘之寬地肅宗惑之乃令軍少却未能成列桓赦散達乘之肅宗敗焉桓赦乘勝大肆鈔畧是役也烏春以久雨不能前乃罷兵世祖聞肅宗敗乃自將經舍狠貼割兩水取桓赦散達之家桓赦散達不知也世祖焚其所居殺畧百許人而還未至軍肅宗之軍又敗世祖至責讓肅宗利失之狀使歡都治訶以本部七謀克助之復遣人議和桓赦散達

欲得盈歌之大赤馬辭不失之紫騮馬世祖不許遂與不木魯部卡灰蒲察部撒骨出及混同江左右匹古敦水北諸部兵皆會厚集爲陣鳴鼓作氣馳騁桓赧恃其衆有必勝之心下令曰今天門開矣悉以爾車自隨凡烏古廼夫婦寶貨財產恣爾取之有不從者俘畧之而去於是波多吐水裴滿部幹不勃董附於世祖桓赧等縱火焚之幹不死世祖厚撫其家既定桓赧以舊地還之桓赧軍復來蒲察部沙祗勃董胡補荅勃董使阿喜間道來告且問曰寇將至吾屬何以待之世祖復命曰事至此不及謀矣以衆從之自救可也惟以旗幟自別耳每有兵至則輒遣阿喜穿林潛來令與畢察往還大道卽故潛往來林中路也桓赧至北隘旬世祖將出兵聞跋黑食于馳滿村死矣乃沿安木虎水行且欲并取海故木烈速勃董之衆而後戰覘者來報曰敵至矣世祖戒辭不失整軍速進使待於脫豁改原當是時桓赧兵衆世祖兵少衆寡不敵比世祖至軍士氣劬甚世祖心知之而不敢言但令解甲少憇以水洗面飲麩水頃之士氣稍蘇息是時肅宗求救於遼不在軍中將戰世祖屏人獨與穆宗私語兵敗則就與肅宗乞師以報讐仍令穆宗勿預戰事介馬以觀勝負先圖去就乃袒袖

韃弓服矢以縕袍下幅護前後心三揚旗三撾鼓棄旗
提劍身爲軍鋒盡銳搏戰桓被步軍以千盾進世祖之
衆以長槍擊之步軍大敗辭不失從後奮擊之桓被之
騎兵亦敗世祖乘勝逐北破多退水水爲之赤世祖止
軍勿追盡獲所棄車甲馬牛軍實以戰勝告于天地頌
所獲於將士各以功爲差未幾桓被散達俱以其屬來
降卜灰猶保撒阿辣村招之不出撒骨出據阿魯紺出
村世祖遣人與之議和撒骨出謾言爲戲荅之曰我本
欲和壯士巴的懣不肯和泣而謂我曰若果與和則美
衣肥羊不可復得是以不敢從命遂縱兵俘畧隣近村
墅有人從道傍射之申口死卜灰之屬曰石魯石魯之
母嫁十駝滿部達魯罕勃董而爲之妾達魯罕與族兄
弟抹腮引勃董俱事世祖世祖欲問石魯於卜灰謂達
魯罕曰汝之事我不如抹腮引之堅固也蓋謂石魯母
子一彼焉一此焉以此撼石魯石魯聞之遂殺卜灰而
降石魯通於卜灰之妾常懼得罪及聞世祖言惑之使
告于達魯罕曰將殺卜灰而來汝待我于江伺卜灰睡
熟刺刃於胷而殺之追者急白曰露鼻匿水中遠夜至
江方游以濟達魯罕使人待之乃得免久之醉酒而與
達魯罕狠爭達魯罕殺之

烏春阿跋斯水温都部人以鍛鐵爲業因歲歉策杖負
檐與其族屬來歸景祖與之處以本業自給旣而知其
果敢善斷命爲本部長仍遣族人益德送歸舊部益德
烏春之甥也世祖初嗣節度使叔父跋黑陰懷覬覦間
誘桓赫散達兄弟及烏春窩謀罕等烏春以跋黑居肘
腋爲變信之由是頗貳於世祖而虐用其部人部人訴
於世祖世祖使人讓之曰吾父信任汝以汝爲部長今
人告汝有實狀殺無罪人聽訟不平自今不得復爾爲
也烏春曰吾與汝父等輩舊人汝爲長能幾日干汝何
事世祖內畏跋黑恐羣朋爲變故曲意懷撫而欲以婚
姻結其歡心使與約婚烏春不欲笑曰狗彘之子同處
豈能生育胡里改與女直豈可爲親也烏春欲發兵而
世祖待之如初無以爲端加古部烏不屯亦鐵工也以
被甲九千來售烏春聞之使人來讓曰甲吾甲也來流
水以南匹古數水以北皆吾土也何故輒取吾甲其啞
以歸我世祖曰彼以甲來市吾與直而售之烏春曰汝
不肯與我甲而爲和解則使汝叔之子斜葛及廝勒來
斜葛蓋跋黑之子也世祖度其意非真肯議和者將以
有爲也不欲遣衆固請曰不遣則必用兵不得已遣之
謂廝勒曰斜葛無害彼且執汝矣半途辭疾勿往旣行

廝勒曰我疾作將止不往斜葛曰吾亦不能獨往矣同行者強之使行既見烏春烏春與斜葛厚爲禮而果執廝勒曰得甲則生否則殺汝世祖與其甲廝勒乃得歸烏春自此益無所憚後數年烏春舉兵來戰道斜寸嶺涉活論來流水舍於木虎部阿里矮村滓布乃勃董家是時十月中大雨累晝夜不止冰澌覆地烏春不能進乃引去於是桓赦散達亦舉兵世祖自拒烏春而使肅宗拒桓赦已而烏春遇雨歸叔父跋黑亦死故世祖得併力於桓赦散達一戰而遂敗之幹勒部人盃乃舊事景祖至是亦有他志徙于南畢懇忒村遂以縱火誣歡

部欲因此除去之語在歡都傳中世祖獲盃乃釋其罪盃乃終不自安徙居吐窟村與烏春窩謀罕結約烏春舉兵度嶺世祖駐軍屋闢村以待之進至蘇素海甸兩皆陣將戰世祖不親戰命肅宗以左軍戰斜列辭不失助之徵異夢也肅宗束縕縱火大風從後起火熾烈時八月野草尚青火盡燎烟焰漲天烏春軍在下風肅宗自上風擊之烏春大敗復獲盃乃獻于遼而城蘇素海甸以據之紇石烈臘醅麻產與世祖戰於野鵠水世祖中四創軍敗臘醅使舊賊禿罕等過青嶺見烏春略諸部與之交結臘醅麻產求助於烏春烏春以姑里甸兵

百十七人助之世祖擒臘醅獻于遼王弁言烏春助兵之狀仍以不修鷹道罪之遼王使人至烏春問狀烏春懼乃爲譟言以告曰未嘗與臘醅爲助也德隣石之北姑里甸之民所管不及此臘醅旣敗世祖盡得烏春姑里甸助兵一百十七人而使其卒長幹善幹脫往招其衆繼遣斜鉢勃董撫定之斜鉢不能訓齊其人蒲察部故石跋石等誘三百餘人入城盡陷之世祖治鷹道還斜鉢來告世祖使歡都爲都統破烏春窩謀罕於斜堆故石跋石皆就擒世祖自將過烏紀嶺至窩謀海村胡論加古部勝昆勃董居烏延部富者郭赦請分一軍由所部伐烏春蓋以所部與烏春近欲以自蔽故也乃使斜鉢躍盤以支軍道其所居世祖自將大軍與歡都合至阿不塞水嶺東諸部皆會石土門亦以所部兵來是時烏春前死窩謀罕聞知世祖來伐訴於遼人乞與和解使者已至其家世祖軍至窩謀罕請緩師盡以前所納亡人歸之世祖使烏林荅故德黑勃董往受所遣亡者窩謀罕以三百騎乘懈來攻世祖敗之遼使惡其無信不復爲王和乃進軍圍之太祖衣短甲行圍號令諸軍窩謀罕使太峪潛出城攻之太峪馳馬援槍將及太祖活臘胡擊斷其槍太祖乃得免斜鉢至斜村水用郭

赦計取先在烏春軍者二十二人烏春軍覺之殺二人
餘二十人皆得之益以土軍來助窩謀罕自知不敵乃
遁去遂克其城盡以貲產分賚軍中以功爲次諸部皆
安輯焉穆宗常嘉郭赦功後以斜列之女守寧妻其子
胡里罕烏春之後爲溫敦氏裔孫曰蒲刺

溫敦蒲刺始居長白山阿不辛河徙隆州移里閔河蒲
刺初從希尹征伐攝猛安謀克事遇賊突出力擊敗之
手殺二十餘人用是擢修武校尉天德初充護衛遷宿
直將軍與衆護衛射遠皆莫能及海陵以玉鞍銜賞之
往肩懶路選可充護衛者使還稱旨遷耶盧椀羣牧使

改遼州刺史正隆伐宋召爲武翼軍副都總管將兵二
千至汝州南遇宋兵二萬餘邀擊敗之手殺將士十餘
人是時嵩汝兩州百姓多逃去蒲刺招集使之復其業
改莫州刺史徵爲太子左衛率府率再遷隴州防禦使
歷鎮西胡里改顯德軍節度使致仕卒

臘醅麻產兄弟者活刺渾水訶隣鄉紇石烈部人兄弟
七人素有名聲人推服之及烏春窩謀罕等爲難故臘
醅兄弟乘此際結陶溫水之民浸不可制其同里中有
避之者徙於苾罕村野居女直中臘醅怒將攻之乃約
烏古論部騷臘勃董富者撻懶胡什滿勃董海羅勃董

幹苗火勃堇海羅幹苗火間使人告野居女直野居女
直有備臘醅等敗歸臘醅乃由南路復襲野居女直勝
之俘畧甚衆海羅幹苗火胡十滿畏臘醅求援于世祖
斜列以輕兵邀擊臘醅等于屯睦吐村敗之盡得所俘
臘醅麻產驅掠來流水牧馬世祖至混同江與穆宗分
軍世祖自妬骨魯津倍道兼行馬多乏皆留之路傍從
五六十騎遇臘醅于野鵲水日已曛臘醅兵衆世祖兵
少歡都麇戰出入數四馬中創死者十數世祖突陣力
戰中四創不能軍穆宗自庵吐渾津度江遇敵于蒲蘆
買水敵問爲誰應之曰歡都問者射穆宗矢著于弓服

是歲臘醅麻產使其徒舊賊禿罕及馳朶剽取戶魯不
深牧馬四百及富者粘罕之馬合七百餘匹過青嶺東
與烏春窩謀罕交結世祖自將伐之臘醅等僞降還軍
臘醅復求助於烏春窩謀罕窩謀罕以姑里甸兵百有
十七人助之臘醅據暮稜水保固險阻石顯子婆諸刊
亦往從之世祖率兵圍之克其軍麻產遂去遂擒臘醅
及婆諸刊皆獻之遼盡獲其兵使其卒長幹善幹脫招
撫其衆使斜鉢撫定之復使阿离合懋察暮稜水人情
弁募兵與斜鉢合語在烏春傳世祖旣没蕭宗襲節度
使麻產據直屋鎧水繕完營堡招納亡命杜絕往來者

恃陶溫水民爲之助招之不聽使康宗伐之是歲自出
混同江大溢水與岸齊康宗自阿隣岡乘舟至於帥水
舍舟沿帥水而進使太祖從東路取麻產家屬盡獲之
康宗圍麻產急太祖來會軍於是麻產先亡在外其人
乘夜突圍遯去太祖曰麻產之家蕩盡矣走將安歸追
之麻產不知太祖急求已也與三騎來伺軍其一人墜
馬下太祖識之問狀其人曰我隨麻產來伺軍彼走者
二人麻產在焉麻產與其人分道走太祖命劾魯古追
東走者而自追西走者至直屋鎧水失麻產不見急追
之得遺甲於路迹而往而前至大澤澤淖麻產棄馬入荏

葦太祖亦棄馬追及之與之挑戰烏古論壯士活臘胡
乘馬來問曰此何人也太祖初不識麻產佯應曰麻產
也活臘胡曰今亦追及此人邪遂下馬援槍進戰麻產
連射活臘胡活臘胡中二矢不能戰有頃軍至圍之歡
都射中麻產首遂擒之無有識之者活臘胡乃前扶其
首而視之見其齒豁曰眞麻產也麻產張目曰公等事
定矣遂殺之太祖獻馘於遼

鈍恩阿里民忒石水紇石烈部人祖曰劾魯石父納根
涅世爲其部勃堇幹准部人冶刺勃堇海葛安勃堇暴
其族人幹達罕勃堇及諸弟屋黑屋徒門抄畧其家

及抄畧阿活里勃董家侵及納根涅所部穆宗使納根
涅以本部兵往治治刺等行至蘇濱水輒募人爲兵主
者拒之輒抄畧其人遂攻烏古論部敵庫德入米里迷
石罕城及斡賽冶訶來問狀止蘇濱水西納木汗村納
根涅止蘇濱水東屋邁村納根涅雖款伏而不肯徵償
時甲戌歲十月也明年八月納根涅遯去斡賽追而殺
之執其母及其妻子以歸而使鈍恩復其所

留可統門渾蠢水合流之地烏古論部人忽沙渾勃董
之子詐都渾蠢水安春之忽沙渾之子也間誘奧純塢
塔兩部之民作亂敵庫德鈍恩皆叛而與留可詐都合

兩黨揚言曰徒單部之黨十四部爲一烏古論部之黨
十四部爲一蒲察部之黨七部爲一凡三十五部完顏
部十二而已以三十五部戰十二部三人戰一人也勝
之必矣世祖降附諸部亦皆有離心當是時惟烏延部
斜勒勃董及統門水溫迪痕部阿里保勃董撒葛周勃
董等皆使人來告難斜勒達紀保之子也先使其兄保
骨臘米旣而以其甲來歸阿里保等曰吾等必不從亂
但乞兵爲援耳穆宗使撒改伐留可使謾都訶伐敵庫
德旣而太祖以七十甲詣撒改軍中道以四十甲與謾
都阿石土門之軍與謾都訶會于米里迷石罕城下而

金史卷六十七 列傳 十三
鈍恩將援留可聞謾都訶之兵寡以爲無備而未知石
土門之來會也欲先攻謾都訶謾都訶石土門迎擊大
破鈍恩米里迷石罕城遂降獲鈍恩敵庫德皆釋弗誅
太祖至撒改軍明日遂攻破留可城城中渠帥皆誅之
取其孳累賞產而還塢塔城亦撤守備而降留可先在
遼塢塔已脫身在外由是皆未獲詐都亦詣蒲家奴降
太祖釋之於是諸部皆安業如故久之留可塢塔皆來
降

阿疎星顯水紇石烈部人父阿海勃董事景祖世祖世
祖破烏春還阿海率官屬士民迎謁于雙宜大濼獻黃

金五斗世祖諭之曰烏春本微賤吾父撫育之使爲
長而忘大恩乃結怨於我遂成大亂自取滅亡吾與汝
等三十部之人自今可以保安休息吾大數亦將終我
死汝等當念我竭力以輔我子弟若亂心一生則滅亡
如烏春矣阿海與衆跪而泣曰太師若有不諱衆人賴
誰以生勿爲此言未幾世祖沒阿海亦死阿疎繼之阿
疎自其父時常以事來昭肅皇后甚憐愛之每至必留
月餘乃遣歸阿疎旣爲勃董嘗與徒單部詐都勃董爭
長肅宗治之乃長阿疎穆宗嗣節度聞阿疎有異志乃
召阿疎賜以鞍馬深加撫諭陰察其意趣阿疎歸謀益

甚乃斥其事復召之阿踈不來遂與同部毛睹祿勃董等起兵穆宗自馬紀嶺出兵攻之撒改自胡論嶺往畧定溥春星顯兩路攻下鈍恩城穆宗畧阿茶檜水益募軍至阿踈城是日辰巳間忽暴雨晦暘雷電下阿踈所居旣又有大光聲如雷墜阿踈城中識者以謂破亡之徵阿踈聞穆宗來與其弟狄故保往訴於遼遼人來止勿攻穆宗不得已留劾者勃董守阿踈城而歸金初亦有兩劾者其一撒改父贈韓國公其一守阿踈城者後贈特進云劾者以兵守阿踈城者二年矣阿踈在遼不敢歸毛睹祿乃降遼使復爲阿踈來穆宗聞之使烏林荅石魯濟師且戒劾者令易衣服旗幟與阿踈城中同色使遼使不可辨遼使至乃使蒲察部胡魯勃董魏遜勃董與俱至劾者軍中已易衣服旗幟與阿踈城中如一遼使果不能辨劾者詭曰吾等自相攻于汝何事誰識汝之太師乃刺殺胡魯魏遜所乘馬遼使驚怖走去遂破其城狄故保先歸殺之阿踈聞穆宗以計却遼使破其城殺狄故保復訴於遼遼使奚節度使乙烈來問狀且使備償阿踈穆宗復使王隈禿荅水人僞阻絕鷹路者而使龜故德部節度使言於遼平鷹路非已不可遼人不察也信之穆宗畧於土溫水謂遼人曰吾

平鷹路也遼人以為功使使來賞之穆宗盡以其物與主隈秃荅之人而不復備償阿疎遼人亦不復問阿疎在遼無所歸後二年使其徒達紀至生女直界上曷懶甸人畏穆宗執而送之阿疎遂終于遼及太祖伐遼底遼之績告于天地而以阿疎亡命遼人不與為言凡與遼往復書命必及之天輔六年闡母婁室畧定天德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獲阿疎軍士問之曰爾為誰曰我破遼鬼也

贊曰金之興也有自來矣世祖擒曠酷婆諸刊既獻之遼以為功則又曰若不遣還其部人疑懼且為亂隋遼人不察盡以前後所獻罪人歸之景祖止曷魯林牙止同幹穆宗止遼使阿疎城始終以鷹路誤之而遼人不悟景祖有黃馬服乘如意景祖沒遼貴人爭欲得之世祖弗與曰難未息也馬不可以與人遂割其兩耳謂之秃耳馬遼貴人乃弗取其削平諸部則借遼以為已重既獻而求之則市以為已重戰陣一良馬終弗與遼人而遼人終不悟豈興亡有數蓋天奪其魄歟

奚與契丹俱起在元魏時號庫莫奚歷宇文周隋唐皆號兵強其後契丹破走奚奚西保冷國其留者臣服于契丹號東西奚厥後遼太祖稱帝諸部皆內屬矣鐵勒

者古部族之號奚有其地號稱鐵勒州又書作鐵驪州
奚有五世族世與遼人爲昏因附姓述律氏中事具遼
史今不載奚有十三部二十八落一百一帳三百六十
二族甲午歲太祖破耶律謝十諸將連戰皆捷奚鐵驪
王回离保以所部降未幾遯歸于遼及遼主使使請和
太祖曰歸我叛人阿疎降人回离保迪里等餘事徐議
之久之遼主至鴛鴦灤都統杲襲之亡走天德回离保
與遼大臣立秦晉國王耶律捏里于燕京捏里死蕭妃
權國事太祖入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出奔回离保至
盧龍嶺遂留不行會諸奚吏民于越里部僭稱帝改元

天復改置官屬籍渤海奚漢丁壯爲軍太祖詔回离保
曰聞汝脅誘吏民僭竊位號遼主越在草莽人禍不再
汝之先世臣服于遼今來臣屬與昔何異汝與余睹有
隙故難其來余睹設有睚眦朕豈從之儻能速降盡釋
汝罪仍俾主六部族總山前奚衆還其官屬財產若尚
執迷遣兵致討必不汝赦回离保不聽天輔七年五月
回离保南寇燕地敗於景薊間其衆奔潰耶律奧古哲
及甥八斤家奴白底哥等殺之其妻阿古聞之自剄而
死先是速古部人據劾山奚路都統撻懶招之不服往
討之鐵泥部衆扼險拒戰殺之殆盡至是速古啜里鐵

泥三部所據十三巖皆討平之達魯古部節度使乙列
已降復叛奚馬和尚討達魯古弁五院司等諸部諸部
皆降遂執乙列杖之一百其父及其家人先被獲者皆
還之初太祖破遼兵于達魯古城九百奚營來降至是
回離保死奚人以次附屬亦各置猛安謀克領之
贊曰庫莫奚契丹起於漢末盛於隋唐之間俱疆為隣
國合弁為君臣歷八百餘年相為終始奚有五大定間
類族著姓有遙里氏伯德氏奧里氏梅知氏揣氏

金史卷六十七終

金史卷六十八

列傳第六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都總裁脫脫

吉

歡都 子謀演

冶訶子 阿魯補

骨赧

訛古乃

蒲查

歡都完顏部人祖石魯與昭祖同時同部同名交相得
誓曰生則同川居死則同谷葬土人呼昭祖為勇石魯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金史卷六十八

列傳

一

呼石魯爲賢石魯初烏扎薩部有美女名罷敵悔青嶺東混同江蜀東水人掠而去生二女長曰達回幼曰滓賽昭祖與石魯謀取之遂偕至嶺右炷火於箭端而射蜀東水人怪之皆走險阻久之無所復見却還所居昭祖及石魯以衆至攻取其質產虜二女子以歸昭祖納其一賢石魯納其一皆以爲妾是時諸部不肯用條教昭祖耀武于青嶺白山入于蘇濱耶懶之地賢石魯佐之也其後別去至景祖時石魯之子劾孫舉部來歸居於安出虎水源胡凱山南胡凱山者所謂和陵之地是也歡都劾孫子世祖初襲節度使而跋黑以屬尊蓄思

謀不可制諸部不肯受約束相繼爲變歡都入與謀議出臨戰陣未嘗去左右斡勒部人盃乃自景祖時與其兄弟俱居安出虎水之北及烏春作難盃乃將與烏春合間誘斡魯紺出水居人與之相結欲先除去歡都會其家被火陰約隸人不歌東詭稱放火爲歡都胡土二人使注都來謂世祖曰不歌東來告曰前日之火歡都等縱之若不棄舊好其執縱火之人以來世祖疑之石盧斡勒勃堇曰盃乃兄弟也豈以一二人之故而與兄弟構怨乎彼自取之又將尤誰不如與之便歡都被甲執戟而起曰彼爲亂之人也若取太師兄弟則亦與之

乎今取我輩我輩決不可往若必用戰當盡力致死穆
宗曰壯哉歡都以我所見正如此耳贈歡都以馬曰戰
則乘此衆皆稱善世祖乃往見盃乃隔鬮刺水而與之
言曰不歌束旣告縱火由歡都等謹當如約當先遣不
歌束來不歌束至世祖於馬前殺之使盃乃見之旣而
聞之放火者盃乃家人阿出胡山也盃乃欲開此鬮故
以誣歡都云臘醅麻產與世祖遇于野鵲水日已曛惟
從五六十騎歡都入敵陣鏖擊之左右出入者數四世
祖中創乃止烏春窩謀罕據活刺渾水世祖旣許之降
遂還軍於是騷臘勃董富者撻懶觀勝負不助軍而騷

臘撻懶先會與臘醅麻產合世祖欲因軍還而遂滅之
馳馬前進撻懶者貞惠皇后之弟也歡都下馬執轡而
諫曰獨不念愛弟蒲陽温與弟婦乎世祖感其言遂止
蒲陽温者漢語云幼弟也世祖母弟中穆宗最少故云
然穆宗德歡都言後以撻懶女曷羅晒妻其子谷神太
祖追麻產歡都射中其首遂獲之遼人命穆宗太祖辭
不失歡都俱爲詳穩幹善幹脫以姑里甸兵來歸使斜
鉢勃董撫定之蒲察部故石拔石等誘其衆入城陷三
百餘人歡都爲都統往治斜鉢失軍之狀盡解斜鉢所
將軍大破烏春窩謀罕於斜堆擒故石拔石初耶悔未

納喝部撤八之弟曰阿注阿與人爭部族官不得直來歸穆宗阿注阿之甥曰三濱曰撤達辭不失破烏春窩謀罕城獲三濱撤達弁獲其母以爲次室撫其二子撤達告阿注阿必爲變不信而殺之撤達臨刑歎曰後必知之至是阿注阿果爲變因穆宗晨出獵糾率七八人操兵入宅奪據寢門劫貞惠皇后及家人等歡都入見阿注阿曰汝輩所謀之事奈何閨門眷屬豈足劫質徒使之驚恐耳汝固識我盍以我爲質也再三言之阿注阿從之貞惠皇后乃得解而質歡都而撤改辭不失使人告急于獵所穆宗亦心動罷獵中途逢告者日午至

阿注阿謂穆宗曰可使係案女直知名官僚相結送我兄弟親屬由咸州路入遼國庫金廐馬與我勿惜歡都亦當送我至遼境然後還而要穆宗盟穆宗皆從之遂執歡都及阿魯太彎阿魯不太彎等七人以衣裾相結與阿注阿俱行至遼境乃釋歡都歡都至濟州實黃龍府使人馳驛要遮阿注阿黨屬惟縱其親人使去遂殺三濱弁其母具報於遼乞還阿注阿遼人流之曷董城其後阿注阿懷思鄉土亡歸附于係案女直因亂其官僚之室捕之不伏乃見殺穆宗襲位之初諸父之子習烈斜鉢及諸兄有異言曰君相之位皆渠輩爲之奈何

歡都曰汝輩若紛爭則吾必不默默但已衆聞之遂帖然自是不復有異言者歡都事四君出入四十年征伐之際遇敵則先戰廣延大議多用其謀世祖嘗曰吾有歡都則何事不成肅宗時委任冠於近僚穆宗嗣位凡圖遼事皆專委之康宗以爲父叔舊人尤加敬禮多所補益康宗十一年癸巳二月得疾避疾於米里每水薨年六十三喪歸康宗親送於路送至其家親視葬事天會十五年追贈儀同三司代國公明昌五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敏子谷神謀演谷神別有傳謀演當阿注阿之難從歡都代爲質後與宗峻俱侍太祖宗峻坐謀演上上怒命坐其下勃董老勃論拔合汝轄拔速三人爭千戶上曰汝輩能如歡都父子有勞於國者乎乃命謀演爲千戶三人者皆隸焉其眷顧如此天輔五年十二月卒天會十五年贈太子少傅

冶訶系出景祖居神隱水完顏部爲其部勃董與同部人把里勃董幹泯水蒲察部胡都化勃董廝都勃董泰神忒保水完顏部安團勃董統八門水温迪痕部活里蓋勃董俱來歸金之爲國自此益大肅宗拒桓赧已再失利世祖命歡都冶訶以本部謀克之兵助之冶訶與歡都常在世祖左右居則與謀議出則泄行陣未嘗不

在其間天會十五年贈銀青光祿大夫明昌五年贈特
進諡忠濟與代國公歡都特進劾者開府儀同三司益
納儀同三司拔達俱配享世祖廟廷治訶子阿魯補骨
赦訛古乃散荅散荅子蒲查

阿魯補治訶之子爲人魁偉多智畧勇於戰未冠從軍
下咸州東京遼人來取海州從勃董麻吉往援道遇重
敵力戰斬首千級從幹魯古攻豪懿州以十餘騎破敵
七百進襲遼主阿魯補狗北地招降營帳二十四民戶
數千時已下西京闔母攻應州未下退營於州北十餘
里夜遣阿魯補率兵四百伺敵城中果出兵三千來

阿魯補道與之遇斬首百餘獲馬六十後遼兵三萬出
馬邑之境以千兵擊之斬其將於陣天會初宋王宗望
討張覺於平州聞應州有兵萬餘來援遣阿魯補與阿
里帶迎擊之斬馘數千而還復從其兄虞劄率兵三千
攻乾州虞劄道病卒代領其衆至乾州降其軍及營帳
三十獲印四十與僕虺攻下義州宗望伐宋與郭藥師
戰于白河宗望命阿魯補以二謀克先登奮戰賞賚特
異至汴破淮南援兵斬其二將大軍退次孟陽姚平仲
夜以重兵來襲阿魯補適當其中力戰敗之旣還聞大
名開德合兵十餘萬來爭河至河上知去敵尚遠乃以

輕兵夜發詰旦至衛縣遇敵斬首數千級餘皆潰去師
次邢州滹沱橋已焚阿魯補先以偏師營於水上比軍
至而橋成宗望嘉其功出真定庫物賞之爲長勝軍千
戶及再伐宋從宗望破敵於井陘遂下欒城師自大名
濟河阿魯補屯於洺州之境時康王留相州大名府以
兵來攻我營阿魯補乘夜以騎二百潛出其後反擊敗
之居數日敵復來蘇統制以兵二萬先至阿魯補乘其
未集以三百騎出戰大敗其衆生擒蘇統制殺之大軍
旣克汴京攻洺州敗大名救兵遂下洺州從捷懶攻恩
州還召人復叛阿魯補先至城下城中出兵來戰敗之

統其守佐遂與蒲魯權取信德軍梁王宗弼取開德阿
魯補以步兵五千赴之大名境內多盜命阿魯補留屯
其地賊犯莘縣聞阿魯補至卽潰去追襲一晝夜至館
陶及之皆俘以歸從宗弼襲康王旣渡淮阿魯補以兵
四千留和州總督江淮間戍將以討未附郡縣遂攻下
太平州隳其城廬州叛以偏師討之敗其騎六千擒三
校明日復破敵二萬於慎縣斬首五百張永合步騎數
萬來戰阿魯補兵止二千敵圍之阿魯補潰圍力戰竟
敗之追殺四十里獲馬三百而還再攻廬州與迪古不
敗敵萬衆於拓臯至廬州騎兵五百出戰敗之斬其二

校師還宗弼趨陝西道聞大名復叛遣阿魯補經畧之
獨與譯者至城下招之大名果降翌日下令民間兵器
悉上送官於是吏民接堵如故爲大名開德路都統齊
國建阿魯補屯兵於汴城外天會十五年詔廢齊國已
執劉麟阿魯補先入汴京備變明年除歸德尹割河南
地與宋入爲燕京內省使宗弼復河南阿魯補先濟河
撫定諸郡再爲歸德尹河南路都統宋兵來取河南地
宗弼召阿魯補與許州韓常潁州大臬陳州赤盞暉皆
會於汴阿魯補以敵在近獨不赴而宋將岳飛劉光世
等果乘間襲取許潁陳三州旁郡皆響應其兵犯歸德

者阿魯補連擊敗之復取亳宿等州河南平阿魯補功
最皇統五年爲行臺叅知政事授世襲猛安兼合扎謀
克改元帥右監軍婆速路統軍歸德軍節度使累階儀
同三司其在汴時嘗取官舍材木構私第於恩州至是
事覺法當議勲議親海陵嘗在軍中惡阿魯補詔曰若
論勲勞更有過於此者况官至一品足以酬之國家立
法貴賤一也豈以親貴而有異也遂論死年五十五阿
魯補以將家子從征伐屢立功歷官有惠愛得民心及
死人皆惜之大定三年贈儀同三司詔以其子爲右衛
將軍襲猛安及親管謀克賜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絹

三百匹

骨赧治訶子善騎射有材幹從討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留可之叛皆有功從太祖伐遼骨赧從軍戰寧江州出河店破遼主親軍皆以力戰受賞襲其父謀克頡秦王宗翰千戶攻下中西兩京宗翰伐宋圍太原未下宗翰還西京骨赧以右翼軍佐銀木可守太原是時汾州團栢榆次嵐憲潞皆有兵來援骨赧凡四戰皆破之大軍圍汴骨赧引萬戶軍屢敗其援兵憲潞等州復叛骨赧引兵復取之并收撫保德火山而還後領軍鎮夏邊在職十二年天會八年授世襲猛安天眷初爲天德軍

節度使致仕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卒年八十五子喜哥
勇猛安加宣武將軍

訛古乃治訶子姿質魁偉年十四隸秦王宗翰軍中常領兵行前爲偵候及大軍襲遼主訛古乃以甲騎六十追遼招討徒山獲之又以七騎追獲遼公主牙不里以獻有軍來爲遼援方臨陣中有躍馬而出者軍帥謂之曰爾能爲我取此乎訛古乃曰諾果生擒而還問其名曰同瓜蓋北部中之勇者也訛古乃善馳驛日能千里及伐宋屢遣將命以行天會八年從秦王在燕聞余睹反於西北秦王令訛古乃馳驛以往訛古乃黎明走天

德及至日未曛也皇統元年以功授寧遠大將軍豪刺
唐古部節度使五年授千戶六年遷西北路招討使九
年再遷天德尹西南路招討使天德二年召見四年遷
臨洮尹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官年五十三

蒲查自上京梅堅河徙屯天德初爲元帥府扎也使於
四方稱職按事能得其實領猛安皇統間除同知開遠
軍節度使斥候嚴整邊境無事正隆初爲中都路兵馬
判官是時京畿多盜蒲查捕得大盜四十餘人百姓稍
安改安化軍節度副使大定二年領行軍萬戶克邳州
刺史知軍事領本州萬戶管所屯九猛安軍昌武軍節

度使山東副都統撤改南征元帥府以蒲查行副統事
入爲太子少詹事再遷開遠軍節度使襲伯父骨朮猛
安歷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西北路招討使卒蒲查性廉
潔忠直臨事能斷凡被任使無不稱云

贊曰賢石魯與昭祖爲友歡都事景祖世祖爲之臣蓋
金自景祖始大諸部君臣之分始定故傳異姓之臣以
歡都爲首治訶雖宗室與歡都同功故列敘焉

金史卷之六十八

金史卷之六十八終

人壽六十少壯事再數開國軍備	安風變怒欲兵馬請款官西北	殿取直細事須備凡如計封禁下	良口實是子營政果匪然文博	金日景顯於大結前原曰之	國降敵皆必西漢宗室也
---------------	--------------	---------------	--------------	-------------	------------

